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太平治迹統類卷十八至

詳校官編修臣邱庭滄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簿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臣趙由青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治迹統類卷十六

神宗開熙河

宋 彭百川 撰

河州大首領轄穆珍者邈川大首領嘉勒斯賚之孫也嘉勒斯賚本西域胡僧李立遵携來吐蕃立文法言是佛種由是吐蕃咸皆信服之吐蕃之俗俱辮髮謂佛為嘉勒謂兒子為斯賚故稱嘉勒斯賚初據宗噶爾城以立遵為輔祥

符中用立遵策將衆十萬穿古渭州入寇時曹偉以引
進使知秦州領騎卒六千守伏差城聞已過畢利城偉
率諸將渡渭逆之遂合戰三都谷賊軍雖衆然器甲殊
少在後有所持俱白楮毛連以備刼虜而已偉知其勢
弱不足畏欲以氣凌之自引百騎穿賊陣出其後外高
指揮軍中鼓譟夾擊賊大潰斬首三千級明日視林薄
間中傷及投崖死者萬計偉威名大振嘉勒氏自此衰弱
視中國如神明惕息不敢動立遵歸又病死乃徙居邈

川更以邈川溫布格為輔遣使秦川求內屬詔授斯賚
寧遠大將軍愛州刺史以布格為歸化將軍後布格謀
亂斯賚殺之以改莅青唐景祐中授兩使留後異時與
回鶻歲遣使自蘭州入鎮戎軍以修朝貢朝廷亦命陝
西州縣特置驛謂之嘉勤氏位及元昊將叛慮嘉勤氏制其
後舉兵攻蘭州諸羌南侵至馬銜山築瓦山會斷蘭州
舊路留兵鎮守自此嘉勤氏不能入貢而回鶻亦退保西
州元昊遂叛命久為邊害朝廷患之議者謂嘉勤氏尚在

河湟間又與元昊世仇儻遣使通諭朝廷之意使西戎有後顧之憂則邊患少息矣仁宗然之寶元中遂遣屯田員外郎劉渙奉使自古渭州抵青唐城因少邈川都統爵命受之俾持角以攻元昊斯賚謝恩大喜請舉兵助中國討賊自此元昊始病於牽制而嘉勒斯復與中國通矣既而元昊大舉襲嘉勒斯而斯賚堅壁鄯州不與戰元昊渡水嘗植幟以誌深淺斯賚潛使人移所植及元昊衆潰於誌處溺死過半自是數以計敗元昊取西涼府

而斯賚得斯多淑之衆十餘萬回鶻亦以數萬人歸之
其勢遂強於諸羌朝廷命為保順河西節度使洮涼兩
州刺史斯賚初娶立遵妹生二子一曰轄正一曰瑪爾
珍朝廷俱命為團練使自母失寵為尼即俱遁去轄正居
河州龕谷生穆珍瑪爾珍居宗噶爾城元昊妻以女遂附
元昊瑪爾珍懦不能制所部溫氏亦叛歸元昊斯賚再娶
喬氏有才色生棟戡年長桀黠遂殺二兄并其衆斯賚老
國事一以委之秦鳳經略使張方平使人誘棟戡入誘棟

戩所併乃勵力結部落將雪恥又值其婦翁瑪爾斯多沁以罪責於秦州乃歸明住坐秦州之境且屢乞河州刺史秦州為奏得敕告然以其居逼邊恐後為患乃諭以爾歸河州即給付於是穆珍遷於武勝謂巡檢程從簡曰武勝亦河州界可以給付真命矣從簡以候申師司為報偶牙校送斯賚加恩告穆珍乃執牙校語以得刺史告身即放爾歸秦州枷從簡劾以妄許之罪既而出從簡令親諭之及歸穆珍又繫留從簡穆珍自知與漢有隙

日夜練兵其祖不能禁部族往往歸附用其妻弟霞裕勒
為謀主與夏人解仇朝廷務懷來卒授以河州刺史治
平間斯多死起復棟戩為冠軍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
充保順軍節度使洮州營內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上
即位加檢校太保前此關中士人數言其利害雖張載
之年少時亦欲結客取之范仲淹帥延安招置府第但
修制科至登進士第其志乃已王安石之子雱年十三
得秦州卒言洮河事歡曰此可撫而有也使夏人得之

則吾敵強而邊受惠博矣其後王韶上熙河之策蓋取此王韶者始為建昌軍帥理叅軍時蔡挺提點江西刑獄受知於挺後數歲知慶州詔游西邊謂挺且言將應制科欲知西州本末挺遂以前後士大夫之言邊事者悉示之其間有向室議洮河一說韶悅之乃為平戎策以獻其策曰古者禦戎無上策謂戎狄荒忽在要服之外也今河西李氏據兩路皆漢唐舊郡在邦域之中所謂癰疽伏疹留滯脅下心腹之患也觀其蓄威養銳竊

號稱制朝夕東向盱眙以窺中國之利此其志非止於
來去荒忽剝刼而已也國家奈何以戎狄待之曾不
念子孫百世之後將有感國內侮之憂也方承平無事
四方萬里無雞鳴犬吠之警然賊人猶窺我邊邑犯我
城郭萬一腹心之內有方二三千里水旱四方盜賊者
相繼當是時賊人之情其可以恩信保耶議者但欲備
邊固守為不可攻之計殊不知腹心一擾則邊守自闕
此唐吐番所以陷涇隴也昔拓拔民始居雲中宋貞允

新初居振武當時議者亦不謂其能深入中國為腹心之患也今自綏銀宥至於沙肅十四州軍之地東西二千餘里其又豈特雲中振武一城之地耶夫勞中國以事戎狄誠非為國之長策然勢有不得已者又安可端坐俟其侵逼哉今欲徑舉重兵擣其巢穴則國家重生邊事納其誠款則不可先違誓約輕動士衆使曲在我也愚以為國家必欲討平西賊莫若先復河湟則李氏背腹皆受敵表裡交擊之患不攻而自覆矣今自武威

之南古渭州之西皆漢隴西安定金城三郡地所謂隍
中大小榆土地肥饒宜五谷者皆在今洮河蘭鄯之間
漢氏所以開屯田建城邑而臣諸羌者也自唐開元以
以後吐蕃侵入盡陷河北即今為羌人所據者已三四
百年矣今戡雖在河湟間而沿邊諸侯自為種落如穆
珍霞裕勒溪巴烏之徒皆與漢界相近在洮河間其種
落大者不過一二萬小者二三千人皆分離散處不相
統一此正可以并合而兼撫之誠能厚以恩信結其宗

黨使其傾心向慕欣然有歸服之意但得大族首領五
七人其餘小種皆可驅迫而用之矣諸種既服嘉勒氏
雖盛其敢傲睨而不歸我嘉勒氏既歸於我則西河李
氏在吾掌股中矣急之可以蕩覆其巢穴緩之可以脅
制其心腹此所謂見形於彼而收功在此也愚故以謂
欲驟親之則不為吾用急撫之則其心愈離此無異驅
虎豹於山林而使之轅阨也令之猶不從召之安可致
乎愚以謂此由國家未嘗得撫戎狄之術故也夫虎豹

之在山林其貪忍殘暴惟肉是嗜驟親之則傷人此固不可以恩信待也然後有善畜養者得而馴擾之至可以駕馭而驅使之無不如意羌戎之人貪愛慕義樂為人用其暴戾又豈甚於虎豹哉觀其種性所習雖生梗頑硬難以道御而純固誠慤易以恩誘患國家未嘗得人親撫之也為今之計莫若擇通材明敏之士志慮軒豁能通知其意者朝夕出入於其間往來巡行察其疾苦有生梗頑硬者即稍以恩信綏之使其人皆知上位

有愛我之意欣然相勸襁負而歸於我矣此撫屬羌之策也韶又獻和戎六事上命樞密院召問方略以為秦鳳路經略安撫司機宜文字時青唐俞龍珂大族難制議請討且城之韶乃因按邊上從數騎直抵其帳招誘之且留宿以示不疑龍珂遂率其屬十二萬口來附於是青唐渭源諸族俱納地周環二千里上嘉龍珂首善拜為西頭供奉官龍珂謂押判使曰平生聞包中丞極朝廷忠臣今既歸漢乞賜姓包上如其請遂賜之姓包

名順又詔高遵裕即鹽井川建第賜之賞韶為右正言
直集賢院建古渭寨為通遠軍使詔知軍事以圖武勝
是歲熙寧五年也秋七月詔築乞神平堡而番酋穆爾
居瑪爾邦山與水巴族相結時入寇詔平兵度行一嶺逼
之斬首百餘級焚其帳洮西震動會穆珍渡河來寇而
穆爾復依其聲勢保集瑪爾邦山閏月知德順軍景思立
以涇原第六將兵并第一等弓箭手五千騎出南路且
分遣諸將一擊穆爾一擊穆珍韶將大軍從東征趨武

勝未至則迎擊韶賊兵敗還走追至其城酋領霞裕勒棄城夜遁唯曲散王阿南阿出降乃城武勝八月以為鎮洮軍以高遵裕知軍事以結吳延珍為禮賓副使鎮洮軍洮西一帶番部鈐轄賜以器備甚寵延珍者穆珍諸弟也王師討穆珍於鞏令城穆珍敗走延珍舉其族并大首領李凌戩等出降故命之且詔沿邊安撫司曉諭未征限一月降優與官爵不從即多設方略擒討仍以內殿崇班告一道錢五千緡募人輔送冬以乞神平堡

為慶平堡隸鎮洮軍又以鎮洮軍為熙州陞鎮洮軍為節度額以熙河洮岷山遠通軍為一路置馬步軍都總管經略安撫使所應制置事令經略安撫司詳具以聞進王韶為龍圖閣待制知熙州兼馬步軍都總管經略安撫使移高遵裕知通遠軍兼總管已而霞裕勒歸熙州聽命以凌戩為右侍禁充結河一帶蕃部巡檢凌戩此穆珍母黨也其明年春景思立引兵由香子城進討河州力戰數合斬不用命者數人軍聲大振王韶引精兵從

之捕斬賊首千餘級穆珍遁走生擒其妻子以屬吏韶
入河州諸羌反襲香子城大掠輜重侍禁田瓊戰牛精
各失利及其子永吉俱死詔急遣苗授救香子敗之斬
首四千餘級守香子鈐轄奚起城中兵與苗授合遂進
討牛精諸谷助賊蕃部焚其帳斬千餘級過塞不通景
思立復引兵通道又斬三千餘級盡得所掠獲牛羊芻
粟不可勝計詔回軍復擊諸羌而穆珍復入河州韶乃
城香子反復遣將渡洮河破康樂城之及城劉家川

堡又自領兵破丹諾爾而城之俱成以兵穆珍弟霞烏察急攻陷止不能下去圍臨江兵不敵熙河番漢部巡檢劉惟吉率所部兵赴之力戰霞烏察敗遂走於是第功行賞以王韶為禮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景思立為東上閣門使河州刺史遷奚起為皇城使劉惟吉為左藏庫副使餘減年推恩有差遂以思立知河州改苗授知德順軍專管轄涇原正兵弓箭手策應熙河又詔丹諾爾城為定羌城香子城為寧河寨康樂城為康樂寨劉家川

堡為當川堡並隸河州思立以河州未城寓行州事於
寧河寨夏詔永興秦鳳轉運司發壯兵二千付思立
城河州又韶躬將士卒往視河州脩城羌人謀伏兵南
山斷官軍韶遣王君萬等拔之遂川露骨山南入洮河
界破穆珍弟布珍覺盡逐山南諸羌時穆珍留結彪守
河州而自將銳卒出王師後韶又分為兩道遣別將攻
河州而自逆穆珍所在大破之穆珍走遂圍河州結羌
以城降霞烏察布珍覺本令征欽令征等各以城降於

是收復宕宜岷洮又城撈南通道川班師韶入覲安石
請率百官稱賀上曰此廟堂之謀將帥之功於朕何有
安石再三陳請以熙河之功時少比陛下神算前定舉
無不克祖宗以來每下州郡例俱稱賀上猶不許安石
曰河州事中外所仍多端稱賀則人情釋然請俟城畢
入慶從之既而畢工於上御紫宸殿王安石率郡臣上
表賀上解所服玉帶賜安石辭不許方受賜以王韶為
端明殿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右諫議大夫初王韶之圍

河州也番部開門請降既入景思立夜殺降者二千餘人上聞之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故思立克河州之功不賞乃以高遵裕為岷州霞烏察布珍覺董谷俱率朝引見延和殿上謂董谷雖非首領然能於窮羅城先同其母詣景思立前鋒請降乃盡以為崇儀副使悉充蕃部鈐轄吳叱岷州巴珍覺洮州董谷河州厚遣之當時穆珍雖屢破屢敗而棟戡別將青伊結果莊者復數擾河州屢誘脅部族舉西山襲取河州採木軍士害使臣張

普十輩以書抵景思立不能忍包約勸之母出兵思立
不聽明年春思立率蕃漢兵六千攻果莊於塔布城思
立將中軍韓存寶魏奇為前鋒王寧策之王存為左助
李粲為後殿趙亶策之果莊衆二萬餘分為三以抗官
軍自辰及未血戰十合賊從山下沿溝出圍中軍王寧
戰死韓存寶王存亦被圍走馬承受李元凱死之思立
與存寶潰圍而出與殿後合思立已三中箭存寶奇及
他將亦各重傷於是衆議曰日晚兵疲矣宜移陣東坡

為營以自固而思立以前鋒重傷乃獨移屯嶺上而戒諸將無得輒動復以百騎血戰走蕃兵數千人方追之而殿後兵動不能止前陣欲戰者見之俱潰思立且戰且退至東嶺上與趙亶合官軍尚五千餘人思立曰我敵以百騎走千餘人諸軍無助我者軍敗矣合自剄以謝天子衆止之少頃再戰數合不能解遂死包約亦戰死上聞思立死深以用兵為憂批諭執政曰熙河邊事未有安靖之日且湖南廣南可詔章惇沈起早務了畢

追還兵馬併力一方庶不至別貽大患時王韶赴闕還
在道聞思立敗疾馳而西會兵於熙州以三月丙午度
洮翼日破拉戡族於結河川口斬千餘級釋河州圍走
果莊等三萬餘人穆珍竄入

原闕

神宗朝議契丹地界

熙寧七年春契丹遣泛使林牙興復軍節度使蕭禧來
言代北對境有侵地請遣使分畫其書曰切以累朝而
下講好以來互守城規務敦夙契雖境分二國克保於

難知而義若一家共思於悠永事如關於違越理須至
於敷陳其蔚應朔三州土田一帶強二祇自早歲曾遣
使人止於舊封俾安鋪舍庶南北永標於定限往來悉
絕於奸徒洎覽舉甲輒有侵擾於全屬當朝地分或營
脩伐壘存止或舍居皆是守邊之冗員不顧睦鄰之大
體妄圖功寔深越封陞今屬省巡遂令按視備究端寔
諒難寢傳至於縷細之緣由分白之事理已具聞達盡
令拆移既未見從故宜申報據侵入當界事理所起鋪

候之處各差官員同共檢點早令毀撤却於久來元定
地界再安置外其餘邊境更有創生事端委差去使
臣到日一就理會如此則豈惟疆場之內不見侵踰兼
於信誓之間且無違爽茲寔穩便顯俟准依上許之而
難其人執政白遣太常少卿判三司開拆司留忱秘書丞
檢簽書樞密院兵房文字呂大忠即河東理辨之及蕭
禧曰蔚應朔三州地界俟羌職官就地頭檢視定奪雄
州外羅城乃嘉祐七年因舊繕葺元計六千餘萬工至

今已三十年纔脩五萬餘工即非創築城隍有此誓書
又非近年事北朝既不欲如此今示和好孰更不令接
續增修白溝餘亦俟差人檢示如有創葺樓子箭窻等
並令拆去如有創屯兵級並令抽回朝廷自來約束邊
臣不令生事如昨來趙用擅入全屬北朝地分雄州職
官十餘人並已停降今來郭業侵入全屬南界地分兼
先放箭射傷巡人理須應敵况北朝近差巡馬一是創
生事端其郭庠事并其餘細故並循常例別無違越無

可施行禧奉詔而退授以誓書書曰辱遷使指來貺丞
封歷陳二國之和有若一家之義固知鄰保執信符獨
論邊鄙之臣賞越封郵之守欲令移徙以復舊常切惟
兩朝撫有方宇豈重尺土之利而輕累世之歡况經界
之間勢形可指方州之內國籍具陳當遣官司各加覆
視倘事由夙昔固難徇從或誠有侵踰何吝改正而又
每戒強吏令遵誓言所諭創生之事端亦皆境候之細
故已令還使具達本因細料英聰洞垂照悉韓縝時為

兵部侍郎天章閣待制乃假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為
回謝使忱等入辭對便殿忱曰臣受命以來在樞府考
校文據未見本朝有尺寸侵邊地且雁門者古名限塞
且跬步不可棄業何由委五百里之疆以資敵乎臣既
辱使指當以死報之惟陛下主臣之言幸甚上韙之忱
已行上手勅曰邊理危則忿卿姑如所欲與之忱不奉
詔大忠又以父憂去獨忱至河東而契丹亦令樞密副
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蕭素樞密直學士梁穎會於境

上素穎頗倔强自言當廟坐謂北朝使相有此儀忱不從移文結難一日蕃首引兵萬衆入代州意焚鋪候與官軍交射已而素穎徑入橫都各施帳幔邀忱相見忱不往又欲設次於西陁東谷忱以侵地愈深不許會得國信所言至和中國信使蕭德常亦帶平章事與館接使行馬坐次悉分賓主乃以此報之於是會於大黃平以賓主見尋詔大忠奪喪與素穎會議凡三四見議不決而指對蔚應朔三州分水嶺土壟為界忱大忠即邀

素穎行視無土壟乃但云以分水嶺為界蓋山所至有
分水嶺概言分水嶺為界則異時可以罔取此黠寇之
微意也相持既久忱等歸報上聞蕭禧且復來乃遣中
使賜韓琦富弼文彥博曾公亮手詔曰朝廷通好北邊
凡八十年近歲以來生事彌甚代北之地素有定封而
輒造釁端妄來理辨此敕官吏同加按行雖圖籍甚明
而詭辭不報今橫使復至意在必得朕以祖宗盟好之
重固將優容寇情無厭勢恐未已萬一不聽何以待之

古之大政必詢故老卿夙懷忠義歷相三朝雖爾身在
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其所以待過之方密具以陳朕將
親覽琦上疏曰臣觀近年以來朝廷舉事則似不以大
敵為卹彼人見形生疑必以我有圖復燕南之意雖
聞彼生孱而倭物豈無強梁宗屬與夫謀臣策士引先
發制人之說造此釁端故屢遣使以爭地理界為名觀
我應之之術爾今日致彼疑有七通高麗取熙河教義
勇修軍器沿邊植柳榆置三十七將軍今彼因疑生事

但不得不然好進之人不顧國家利害但謂邊事將作
富貴可圖必曰敵勢已衰持外示驕慢爾以陛下聖神
文武若擇將臣領大兵深入敵境則幽薊之地一舉可
復此又未之思也今河朔累歲災傷民力大乏沿邊次
邊州軍芻糧不充新選將官皆麤勇寡謀之人義勇保
甲新點未經訓練若驅重兵頓於堅城之下糧道不給
腹心受敵雖曹彬梁信名德宿將猶以此致岐溝之敗
也臣愚今為陛下計謂遣使報聘優致禮幣且言朝廷

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與北朝道好之久自古所無豈
有他意恐為謀者所誤爾弼上疏言今楊使再至朝廷
違之則兵起而速患順之則河東斥堠漸蹙臣謂不若
一委邊臣堅持舊來圖籍疆界為據使之盡力交相結
難然北寇非不自知理曲蓋欲生事遂興干戈豈是
無故自興寔有以致其來也惟陛下深省熟慮不可獨
謂敵人造釁背盟也彼若萬一入寇事不得已我但嚴
兵以待之來則禦之去則備守此自古中國邊防之要

也若朝廷來忿便欲深入討擊實慮萬有一跌其害非細若便與西夏為犄角之勢則朝廷宵旰矣文彥博曾公亮則但持不與之論乞選將厲兵以待之彥博之疏曰中國禦戎守信為上必以誓書為證彼雖危辭難奪正論公亮言邊人之情畏強弱在控制得術耳今者中國所以恃邊人者既極包含若其生事不已不使知懼臣恐未易馴服控制之柄無使倒持邊人知中國不可窺奸謀亦自息矣是時蕭禧至白溝又堅欲交馬馱於

城北亭非故事朝廷曲從之上批曰蕭禧於白溝住凡
十日至今未聞起離向宗儒等雖再三報以舊例禧殊
未有從順之義若更遷延深恐寇愈肆強忿或出不遜
之言或以巡馬擁送南來愈難處置雄州使人約欄又
致喧爭萬一擾攘或傷官吏恐不可收於去歲蔡確接
伴已許馬馱依常使車例於雄州交割今必難却其請
可詳度止作朝廷據接伴奏特許依年例作兩接交換
庶幾稍通其情於疆事易為商量又批曰北使久留白

溝已經累月自通和好以來無此事朝廷處置實不可
緩蓋所爭者小而所繫者重議者若謂恐敵人因此得
以占據兩屬之士是甚不然且北人前後執作証據以
為屬彼者豈獨一事如夏秋二稅借他蓋館雄州門側
劄立標竿及巡馬不住往來之類不待更增交割馬馱
一節乃可占據況人夫一半已於白溝代還在理委無
深害可速議指揮禧至故因書其大指而去且以忱
等遷延為言其書曰昨馳一介之輜傳議復三州之舊

封事已具陳理應深悉期遵誓約各守邊陲至如創生
事端侵越境土在彼則繼有於此則曾微乃者蕭禧纔
回韓縝繼至薦承函翰備認誠悰言有侵逾理須改正
斯正見和成之意且無違拒之辭尋命官僚同行檢點
於文驗則甚為顯白其鋪候則盡合拆移近覽所司之
奏陳載詳茲事之縷細謂劉忱等雖曾會議未見唯依
自是及冬以月建日或假他故或飾虛言殊無了絕之
言止有遷延之意若匪載憑緘幅遣使人寔虞詭曲以

相蒙罔罄端倪而具達更希精覽遐亮至懷早遣邊各
加審視別安戍壘俾返舊常一則庶靡爽於隣馭一則
表求敦於世契倘未從擬割仍示稽遲在往復以難停
係悠長而豈可微陽戒候善耆為宜時王安石再入相
召執政與忱大忠同對資政殿論難久之上曰凡事俯
從尚不肯已今兩遣使豈有中輟之理卿等為朝廷惜
疆境誠是也然何以弭患大忠進曰遣使相來即與代
北之地若有一使曰魏王英弼者來求關南之地則如

何上曰卿何言也大忠曰陛下既以臣言為不然今代北豈可啟其漸忱曰大忠之言社稷大計願陛下熟思之執政之臣大忠不可奪罷悅三司鹽鐵判官前此大忠乞終喪制奏曰臣與劉忱再會北人於大黃平蕭素梁穎詞理俱屈雖議論反覆執迷不回切原其情技亦止此為今之計莫若因而困之伏望就除劉忱一本路差遣置地界於代州以蕭士元為副來則與之言去則勿問在我則逸在彼則勞歲月之間庶可決議久寓絕塞

人情皆非所堪速希成功實恐有害軍機事理而臣方在
衰疚棄几筵以將使事今者素穎亦必顧惜歡好決無
倉卒起釁之端臣之去留似無所繫乞聽臣罷歸以終
喪制至是上許之大忠雖得請去然終論奏以地為不
許奏曰切以北人窺伺邊疆為日久矣始則聖佛谷次
則今泉村以至牧羊峰瓦窑塢共侵築二十九鋪今則
西起雪山東接雙泉求地五百餘里蔚應朔三州侵地
已經理辨更無可疑惟瓦窑塢共侵築見與北界商量

蕭禧未過界時臣先奏論乞朝廷主此定禧議又皆許之今西陲以東皆有明據此地不能固爭他處亦以難保切料敵情有可動者一有不可動者五狃於包容侵侮中國今若必校或激怒心此可動者一也歲得金帛與地孰利萬一絕好所失則多此不可動者一也敵兵雖衆脆弱驕惰應敵者鮮非咸平景德間可比此不可動者二也城池不固器械不精以守必危以戰必敗此不可動者三也山後之民久苦虐政皆非思中國之心

邊釁一開必防內變此不可動者四也北人最畏西夏
復有達旦之隙果欲長驅豈無牽制之虞此不可動者
五也彼主弱而少斷母老子孱縱有謀臣恐未得用今
者邊使再入必未嘗先輸屈伏之言俟其情意稍開且
以胡谷義興冶大石茹越麻谷五寨治平二年侵築十
五鋪度山勢立界或更增以瓦窰塢如王僅靳宗臣之
議則我無屑就之愧彼有可取之名蕭禧使還不遂其
意萬一張大兵勢測我淺深乞指揮諸路帥臣但為禦

計一切勿校遂放命績乘傳詣境上會遼人結絕以聞
詔諭蕭禧以此歸報禧不受命又遣內侍李崇貴詔許
以長連城六番鎮者治平二年契丹嘗置鋪其間邊人
以其見侵毀之後不復來至此計其即舊陞置鋪而禧
猶不從執議如初上不得已議先遣沈括報聘括請可
上謂括曰敵情難測設危使人卿何以處之括曰臣
以身任之上曰卿忠義固當如此行學一時之安危卿
安則邊計安禮義自中國出較虛氣無補於國切勿為

也上又畫七事以問中書樞密院曰今遣沈括等行而
事當預慮者蕭禧未還止之不令過界一也接伴久不
至二也過界三五程止之令俟蕭禧到三也到敵帳先
問來意直俟以分水嶺為界方得朝見四也雖得朝見
延之穹廬中須令用分水嶺為界方得五也使人未許
以分水嶺為界即領兵拆移鋪舍屋徐遣括等持慢書
來報云既商量不從已令兵馬往彼拆移訖使朝廷知
既未是絕好如何為處六也使人至輒苦辱之或授以惡

馬使顛仆於山谷中或詐為賊潛來傷害既不顯中國之意如何為處七也中書樞密院其議應之所宜中書樞密院即條其奏曰切以分水嶺既不可蕭禧又未肯辭欲通兩國之情則泛使不可不遣彼以禧未還而不納或納至接伴至不容或有之然且遷延境上以示我無絕好之意於義無傷則彼亦難怪禧之稽留無由發怒若必遣使人以分水嶺為界則許與不許且使人之敢專就令屈從豈足為信若不候使還強移鋪屋前已

計議屈伸在我且為後圖本朝與之通好多歷歲年使人之來禮遇甚厚今雖未允所求固無激怒之事若辱使人恐無此理上然之於是以使指授沈括曰本朝邊臣見用照証長連城六番嶺為界公牒十六道多是北界聲說關口把鋪等處捉賊或交趾並在長連城六番嶺之北內順義軍重熙二年三月十八日牒稱南界送到於山後長連城兩界分水嶺上收捕賊人張奉還等不合界過准法斷訖又順義軍清寧九年十月牒捉到

截奪南界代州崞縣赤泥交主白戶支牛賊人事既指
長連城六蕃嶺南依舊趾修葺已是曲敦和好今禧更
指分水嶺為界緣所在山嶺水勢分流皆謂之分水嶺
昨蕭素等所執証照文字三道除大石義興治兩寨已
為此界侵越不經治平年發遣見不以連城為界外其
西陁寨執張慶文字據言分水嶺上有土壟所據指處
即無土壟兼張慶文字指雁門塞地比至界遮敵軍十
一里今鴈門塞至長連城地界為兼忱等曾牒素等曾

牒素等今指定是何山名為分水素等回牒但稱沿邊
山名地里界至南界足可自知豈可移文會問顯見元
無指定去處今禧所執與素等同全無証據文字欲令
沈括等到北朝日將見用照証文字一一聞達北朝又
詔曰國家與契丹通好年深終不欲以疆場細故有傷
歡好大體既許以治平年蓋鋪處依舊法蓋修務從和
會即更不論有無照証若不指定分水處即恐檢視之
時難為擗撥一李福蠻地許於見聞壕塹處分水嶺為

界一水峪內叉兒馬鋪并三小鋪即移近兩以見安新
鋪山頭分水嶺為界一則西陘寨地分以第一第二第
三第四第五遠探白草鋪山頭分水嶺向西接右長城
為界一黃嵬山地已經仁宗朝差官與北界官吏於聶
再友等已侵耕地外標地立四至訖及大池廟順義軍
牒稱地里係屬寧化軍并無可商議二瓦窰塢地前來
兩界官私商量未了今已指揮韓縝等一就檢視擬撥
處以分水嶺為界且遣使者持報書示禧報書曰兩朝

犯好六紀於茲事師故常誼存悠比久承使指諭及邊陲已約官司皆從卞正當中封圻之舊以需事實之分而介信未通師屯先集侵禁堠戍傷射巡兵舉示力爭殊非和議至欲當中獨坐位特改於臣工設次橫都席尤難於賓主數從理屈纔就晤言且地接三川勢非一槩輒舉西陲之偏說要該諸寨之提封屢考文憑既無據驗欲同按視又不准從職用乖違滋成濡滯切意有司之失指曾非與國之本謀茲枉招車再垂函問重加

聘幣彌見歡悰然論強事之侵盡置公移之顯証述廷
臣之議獨尤病苦之愆期深認事端多非聞達重念合
天地神鬼之聽共立誓言守祖宗疆土之傳各全生聚
不啻金縢之巨萬肯貪壤地之尺尋特欲辨論使無侵
越而行人留館必於分水以要求樞府授辭期以興師
而移拆豈其歷年之信約遂以細故而變渝已按輿圖
遙為申畫仍令職守共改溝封遐冀英聰洞加照悉禧
見報書乃肯辭至是繪圖上山分畫利害安石言將欲

取之必姑與之以筆畫其地畝請與之詔如安石議詔
曰雙井水峪瓦窰塢分畫地開壕立堠增置鋪屋控扼
處並依奏石門子鋪如在三小鋪外更不拆移見安新
鋪以東接胡谷寨地元非分畫處若北人言及即以此
拒之如固爭執奏取朝旨其白草鋪西接石長城先從
北與之議毋得過黃河畫地介其石長城以北弓箭手
地聽割移於是東西棄地五百餘里云

太平治迹統類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治迹統類卷十七

宋 彭百川 撰

神宗開南江

熙寧五年閏七月庚戌遣檢正中書戶部戶房公事章惇察訪荆湖北路經制荆南事先是辰州布衣張翹與流人李資詣闕獻書言辰州之南江古銀州地接施黔牂牁世為蠻人向氏舒氏田氏所據也產朱砂水銀金

布黃蠟良田數萬入路無山川之扼若朝廷出偏師壓境上臣二人說之可使納土為郡縣書奏朝廷以委廣西鈐轄劉策既而上語王安石曰劉策所規畫甚善策不欲令安石轉運司預此上曰誠然安石曰須朝廷精擇數人與同此事未幾策死因改命惇仍以東作坊使石鑑知辰州使助之及有僧願成者能為符錄禁呪王雱幼子夜啼用成咒而止雱德之或言蠻人多行南法畏符錄雱即薦之於惇惇至辰州遂遣李資張竑及願成

等入南江諭以朝廷之意資等褊宕無謀褻於蠻婦其
酋田元猛者不勝其憤盡縛資等釗斫於柱次至願成
博頗來哀元猛素事佛乃不殺而遣之願成不以為耻
乃更乘大馬擁撾以自從稱廉訪大師猶以入峒之勞
得紫衣師號惇知羣蠻終不可以說下也即三路進兵
誅蕩平之遂置沅州以懿州新城為治所縣以盧陽為
名又以潭州梅山建安化縣得主客萬四千八百九戶
土丁萬九千八十九人田二十六萬四百三十六畝起

稅租於是繕築武陽關破城寨以控制之又令李詰將取光潛師至飛山振險不能度而還當是時張頴居憂於鼎州目覩其事遂以書抵朝貴言南江殺戮過甚無辜者十有八九以至浮屍塞江下流之人不敢食魚者數月惇病其說且欲分功以陷之乃上言向者張頴知潭州之益陽縣賞建取梅山之議今臣成功乃用頴之議也朝廷賜頴銀絹二百而執政獨患其異議會頴服闋乃就除為江淮發運使便道之官於是不敢食魚之

說息矣

神宗置南平軍

熙寧八年十月丙戌詔以渝州南川縣銅佛垵為南平軍先是南川熟戶李光吉王袞梁承秀三族據其地各千家間以威脅誘漢戶不從輒屠之沒入其田土往往投充客戶謂之納身其稅賦里胥代輸無敢誰何者招納亡命數以其徒偽為生獠劫邊民官軍追捕即入獠人已遁去習以為常厚賂州縣民使候伺守令動息乃築

城堡以自固繕修甲兵遠近患之於是夔州路轉運判官張詵等相與密議召兵馬使馮儀牟簡杜安行授以方略使圖之光吉等且於沿邊仍軍須以待事聞上可之儀等乃以禍福開諭不聽於是進兵窮討久未得巡檢李宗閔頓軍穆蘭獨逢光吉兵與戰多所死亡死之居無何遂為儀等所破以三族之地賦民歲得租三萬五千石繚綿萬六千兩有奇遂置榮懿扶歡兩砦是歲熙寧四年也然其地西南接烏蠻昆明哥蠻其間種族且

數十時為邊患於是朝廷補其土人王才進充巡檢控扼之其後才進死種族無所統一八年木攀木鬬輩二十餘族復數出盜邊詔下察訪熊本於是董督兵破駱益王本二木鬬輩凡七寨等四國斬首六十六級俘男女百三十三人木鬬翁已下四十八人來降遂盡遣乘傳赴關上引見以上鬬翁為奉職安穩二為借職木鬬七安李四而下給俸授田有差於是即銅佛坝置軍以南平為名蓋其地南平獠之故地故也并領榮懿扶歡

二寨增置開邊通德凡三寨而併廢南川縣云

神宗城茂州

茂州領羈縻九州俱蠻自推一人為州將治其衆州將常在茂州受處分茂州居羣蠻之中地不過數十里舊無城惟植鹿角蠻人屢以昏夜入茂州剽掠民家六畜及人茂州輒取貨於民家遣州將往贖之與之講和為誓習以為常茂州民甚苦之熙寧八年也田部員外郎李琪知茂州民投牒請築城勘為奏之乞如民所請築城

繞民居凡八百餘步朝廷下成都府路鈐轄司度其利害時龍圖閣直學士蔡延慶領都鈐轄李琪已罷去而太子中允范百常為之代延慶下百常言其利害朝廷遂令築之既而蠻酋羣訴於百常稱城侵其地乞罷之百常不許訴者不已百常以挺驅去九年三月己卯始興築文靜等州羣蠻數百奄至茂州兵纔二百人百常帥之拒擊殺數人蠻乃退百常帥民入牙城明日蠻數千人四面大至悉焚鹿角及民廬舍引梯衝攻牙城矢石

兩下百常帥衆乘城拒守至甲申其酋長二人為櫺木
所殺蠻兵乃退百常帥民城中人不敢出茂州南有箕
宗關路通永康軍北有隴東路綿州俱為羣蠻所據百
常募人間道詣成都又書木牌數百投江中急告求援
於是蜀州駐泊都監孫青將數千人自箕宗關入蠻伏
兵擊之青死而士卒死傷不多又有王供備等將數千
人自隴東道入時州蠻請降從者殺其二子蠻怒密告
靜州等蠻使遮其前自後驅之壅溪上流官軍既涉而

決之殺溺殆盡於是延慶乞發陝西兵五千求援候兵
集自將已往詔延慶為持重毋得輕去成都遂遣內侍
押班王中正經制蠻事上親染條約付之曰可出榜曉
諭地接蠻夷州軍城寨茂州管下圖戡等番部作過已
剪滅其脅從番族如能悔過歸順倍加存卹應有合
措置事逐路選監司一員按視度其逐處城圍大小高
低厚薄壕塹深淺濶狹幾處受敵緩急側近人戶可與
不可容其入保井泉足與不足汲用城壕峽淺之處合

與不合增展開浚如合興修畫圖計工料當如何規度
計置功大者幾年可畢樓櫓守禦之備如合增置其材
具於何處取用入於何處差發保甲土木丁未經教閱
緩急必難使如作番次於巡檢縣尉下巡防因以勸習
武藝有無不便仍節畧開封府界及立路見行保甲上
審條約令看詳器甲如不精利及有少數於近便州軍
差官簡選以備移用或本處難得即於逐路都作院漸
次制造令特行選委其送官毋得以為常事鹵莽供報

須親按視及體訪利害條析以聞令中書樞密院看詳
取旨施行既而鈐轄司已命百常與諸蠻和誓而中正
自以為得旨掩襲五月乃將軍數千自箕宗闕入恭宕
州境乘其無備掩擊之斬首數百級鹵掠畜產焚其廬
殆盡乃復與之和誓七月又襲擊之又隨而與之和誓
乃還故事與蠻和誓蠻先輸貨謂之抵兵又輸求和物
官私乃籍所掠人畜財物使歸人不在者增其價然輸
誓牛羊豕棘耒耜各一乃縛劍門於誓場酋豪皆集人

人引於劍門下過刺牛羊豕血歃之掘地為坎反縛羗婢置坎違誓者當如此婢及中正和誓初不令輸抵兵求和等物亦不索其所掠自備誓具買羗婢以毡蒙之終宿失去百常坐築城致寇時追一官勒停然朝廷亦卒城茂州云

神宗平下溪州

熙寧九年正月乙卯以下溪刺史彭師晏為禮賓副使師晏蓋槃瓠之種所居即漢黔中唐彭水之地其俗阻

五溪歷代荒獠不常唐末諸酋分據之地自署刺史而彭氏素有溪州晉天福五年有彭士愁者率羣蠻寇辰錦進圍澧州湖南節度使馬希範劉勅以步卒五千討之不能下遂與士愁約和而五州酋豪既來盟乃立五銅柱為之界授士愁靜邊指揮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大保使持節溪州諸軍事溪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隴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其後世子孫世襲士愁官爵國初來詣辰州願比內郡輸租賦詔本道按山川

地勢以圖來獻卒不許之惟賜以印綬羈縻不絕而已
至景德中有彭文慶者來貢方物真宗面賞戒之後有
彭儒猛彭文綰彭士漠等繼以修貢唯彭士義者名驚
黠父祖五世襲下溪州刺史諸州將襲承為率蠻酋子
孫若嫡姪親黨之當立者具州名關移辰州州吏保證
申鈐轄司然後奏朝廷而賜以敕告即望拜闕庭而受
恩其州曰上中下溪三州曰龍賜天賜忠順保靜感化
永順六州曰懿安遠新給富來寧南順高十一州每州有

押案副使及校吏俱自補置至和二年士義納其子知
上溪州師寶之妻師寶乃與其子師黨投辰州告其父
之惡且言將有叛謀於是轉運司李肅之等共議領兵
丁數千人入峒討伐以師寶為鄉導兵既至而仕義遁
入它峒不可得官軍戰死者十六七後蠻獠數侵地不
可復制問遣三司副使李參文思副使竇舜卿侍御史
朱處約轉運使王綽經制招伐領兵問罪仕義乃陳本
非有侵軼不順之狀因其子悖逆而有司擅伐無辜願

以二十州舊地復奉貢求以嚮化既又遣殿中丞雷簡夫往議納款遂以所掠兵丁共五十一人械甲千八百九事并蠻衆七百人赴誓場飲血就降而遣師黨知龍賜州戒勿殺而荆湖之間遂以無事其後仕義為其子師綵所弑父自稱權發遣下溪州事知衆不附專為暴虐賊殺不辜旁奪諸州貢物其兄師晏結同巡檢彭仕選都指揮周允榮攻圍師綵殺之并誅其黨田忠財以下三十餘人乃納誓表上其父仕義平生鞍馬鎧械仍

歸咎溪地因辰州以聞於是朝廷命師晏襲知下溪州
事其所賜予之甚厚詔以所歸地為鎮溪寨是歲熙寧
三年也五年春師晏願納馬皮白峒來獻乞陞刺史從之
六年冬師晏遂舉州內附於是知辰州陶弼部兵夫人
下溪州繕修城堡遂置會溪城黔安寨詔晏師而下十
有八人赴闕既至乃有是命餘補班行有差

神宗平交趾

仁宗朝以蕭注知邕州居郡數年陰以利啗廣源諸蠻

密繕甲兵乃露奏曰交趾外奉朝貢中包禍心常思蠶食王土臣今得其腹心知其要害乘此時不取他日為害大哉願得馳至闕下而陳方畧論者以注且為國生事不省上即位王安石秉政首用王韶取熙河以斷西夏右臂又欲取靈武以繼大遼右臂又用章惇為察訪使以取湖北夔峽之蠻於是獻言者謂交趾已為占城所取衆不滿萬亦可計日取乃以注知桂州上問注攻取之策注辭曰臣昔者意嘗在此溪洞之兵一可當十

器甲犀利其親信之人俱可指呼今溪洞非昔日之兵器甲無當時之備腹心之人死亡大半交人生聚教訓又十五年矣衆不滿萬恐傳者之誤也注至桂州自特磨至田陳州酋長遠近偕至問其山川曲折老幼存亡甚得其歡心故乾德動息必知之然有獻平交州者輒火其書沈起獨言交州小醜無可取之理安石喜乃罷注歸以起知桂州起至則遣官入溪峒點集土兵為保伍授以陣圖使歲時練習諸洞騷然又於融州強置城

寨誅殺人以千數又遣邊吏薛舉誘納恩情州儂善美於省地交人以為言上患之御批付中書曰熙河方用兵未息而沈起又於南方千賞妄作引惹蠻事若不早為平治則必滋長為中國巨患實不可忽宜速議罷起治其擅招納之罪以安中外於是劉彛代起彛至復令指使因督鹽運之海濱集舟師寓教水戰交人與州縣貿易一切禁止之交人愈怨望大集兵丁欲謀知邕州蘇緘同知之以書抵彛請止保甲罷水運容互易無

使交人興師有名彛不聽反移文劾緘沮議又責令不得輒言邊事熙寧八年交人果大舉衆虎八萬十一月甲申抵海岸未旬日攻陷欽廉二州破邑之太平永平遷陸古萬四寨蘇緘聞賊至閱郡兵從廂禁軍合二千八百人分布城堞又號召郡人之才勇者授以方畧勒部隊使分地自守又悉出官帑及私財示之曰吾兵械素具蓄聚又豐今賊衆已薄城下惟堅壁固守以待外援可以坐取全勝若一人舉足則羣心動搖大事去矣若

輩聽吾言當蒙厚賞不聽或遁去則并其孥盡劍斬之時大校翟績陰謀出奔緘使人伏門外梟其首以徇由是上下脅息聽命緘復募死士得數百人拏舟邕江與賊逆戰斬首三百餘級十二月丁酉賊薄城下賊為攻具四百闢城緘為火箭焚其梯衝前後殺傷萬五千餘城中心益固緘謂救至在刻漏圍即解是時遣使請救於曩曩遣都監張守節領三千兵以赴援守節聞賊衆十倍逗遛不即行復迂途貴州駐兵康和驛陰觀勝負

緘又遣蠅丸告急於提點刑獄宋球球得書驚泣以便
宜督守節惶怖移軍大夾嶺回保崑崙關猝遇賊不及
陣一軍俱覆為賊擒者數百人賊知北軍雅善攻城因
啗以利使為雲梯梯成為緘所焚又為攻壕洞蒙以華
布緘伺其既度於穴中縱火焚之賊計盡欲去會有教
賊囊土數萬傳城山積頃刻高數丈賊衆登城城已陷
緘猶扶傷卒馳騎苦戰力不敵乃曰吾義不死賊手遂
歸闔門聚家屬三十有六人殺之藏於坎縱火自焚賊

至求尸俱莫得殺吏卒土丁居民五萬餘人以百首為積凡三百八十餘積并欽廉所殺無慮數萬餘人並毀其城以填江邑被圍凡四十有二日緘憤彛起生事致寇且坐視城覆弗救欲畫疏聞上屬道梗不通乃榜其罪於市冀聞達朝廷卒無一人之救以至於沒緘之沒以九年正月庚寅而朝廷未之知也上自聞交人入寇即深咎彛起以石鑑代彛且詔鑑體量彛起以聞已而手詔中書曰沈起昨在廣西妄傳密受朝廷旨意經畧

討交州又不待詔禮擅委邊詔接恩情州儂善美及於
融宜溪洞強置城寨虛奏言蠻衆內附既興築果致叛
擾殺土丁兵官校以數千今交賊犯順宜僚內侵使
一道生靈橫遭屠戮職其致寇罪悉在起了無疑者朕
為人父母視此遠方無辜之民橫遭災患深所哀悼沈
起可貸死削奪在身官爵送惡州軍編管命未行而中
書樞密院言劉彛亦相繼生事罪不獨起乃並命安南
招討司更訪其實至是御史蔡承禧以謂欽廉已破邕

管既危數郡之民橫遭屠害乞行沈起前詔劉彛亦更
伸國典十月庚寅詔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御制集賢院
修撰沈起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郢州團練副使隨州
安置後數日蘇緘死事上嗟悼為之不食詔贈緘奉國
軍節度使謚忠勇賜京城甲第五區鄉里上田十頃官
其親族七人初緘子子元為珪州司戶參軍攜家省父
將還而賊適至緘私念郡守家屢出城見者以為避賊
則人有走心獨遣子元還桂而留其孥至是俱死惟子

元在詔以子元為西頭供奉官閤門祇候奪服充募舟
師副將召對便殿上撫諭甚至且曰邕州若非卿父子
如欽廉二州賊至而城破乘勝奔突則賓象桂州皆不
得保矣昔唐張巡許遠以睢陽蔽遮江淮較之卿父未
為遠過也改授子元殿中丞通判邕州緘既沒交謀入
寇桂州前鋒行數舍或見大兵自北來呼曰蘇皇城領
兵來報交趾之怨師懼遂引歸其後御史中丞鄧綰言
沈起劉曩雖已降責尚未盡乞治劉曩雖已降責尚未

交趾之圍廵州也安石言於上曰邕州城堅必不可破
上以為然既而城陷上欲召天府會議於天章閣安石
曰如此則事愈彰不若只就東府上從之安石憂阻形
於言色王韶曰公居此尚爾况居邊徼者乎願少安重
以鎮物情安石曰使公往能辦之乎韶曰若朝廷應副
何為不能辦安石由是與韶有隙交趾乃為露布榜之
衢路自言所部之民亡入中國官吏容受庇匿不遣我
訴於管桂不報又遣使泛海訴於廣州亦不報我故帥

兵追捕亡者而鈐轄張守節等輒相邀遮士衆奮擊應
時授首又言桂管點閱洞丁明言欲見討伐又言中國
作青苗助役之法窮生民我今出師欲相拯濟安石見
之大怒自作勅榜以報復之方是時趙高知延州命為
安南道行營馬步軍都總管經畧招討使科秦晉銳兵
十萬人發軍騎總九將軍水陸進討入內押班李憲副
之高乃上言朝廷置招討副使其餘軍士並須共聽節
制號令則當歸一憲銜之憲語高曰今邊事共奏稟御

前指揮更不經中書樞密院高對以朝廷興舉大事若不經二府恐類墨勅於事未便憲曰將來若至軍中不聞天子之詔當從便宜高與憲由是屢於上前紛辨上問孰可以代憲者高言郭逵著於邊事上曰卿銳帥令副之如何高曰為國集事安問正副臣願為裨贊於是上更用逵為招討宣撫使高為副兼都大提舉糧草高入辭上諭高曰用峒丁之法先須得實利然後可以使人不可以甘言虛詞責其郊令如延廊點教蕃兵若非

卿有以制之使輕罪可決重罪可誅違西夏則其禍遠
合於兵法畏敵之義則其効命也難矣今卿可選募精
勁工人一二千擇梟將領之以脅峒丁諭以大兵將至
從我者賞不從我者殺若果不從即誅三兩族兵威既
立先脅右江此等既歸順則攻劉紀巢穴不難也郭遠
性吝嗇卿宜諭朝廷不惜賞恐遠好作崖岸不通下情
將佐莫敢言卿至彼為言之毋得輕敵高頓首拜詔既
行與遠諭論頗不合上復馳御戒飭之高初受命以為

遙合不若親見即欲馳至桂林乘兵形未動先撫輯兩江峒丁擇豪勇者啗以利招徠攜貳隳其腹心然後以大兵臨之達不聽留思陵州憑祥峒踰七旬高如同知交則始怵於李尚書悻繼元之謀乾德與其母怨之而以國聽阮洙洙每有懷服意而廣源州劉紀甲峒申景德俱擁強兵橫山寨監押成卓故與洙景德相好高欲使卓賫勅榜入賊中招納達又不聽高竟遣間諭紀紀將其族屬請降已而大兵發思陵遂令燕達先破廣源

復還永平與兵會高又以唐源間道距交州十二驛趣利掩
擊出其不意川塗並進三路致討勢必分潰固爭不能
得賊遂據富良江列戰艦數百艘官軍不能濟已而糧
餉阻絕瘴毒日甚十萬之衆死亡十九高急分遣將吏
伐木治工具機石如雨艨艟被擊俱廢徐以罷卒致賊
設伏擊之殪斬數千級沒溺死者甚衆馘其渠帥交人
乃進降表遂班師而達大憊于玩賊乙亥達貶為左衛
將軍西京安置高為右正言直龍圖閣知桂州其所得

廣源州者詔為順州順州地巖險嵐瘴特甚自置州而官吏戍兵去者輒死明年秋乾德遣使入貢且以順州為請高請弗與歲戍以三千人十損五六不可守上曰乾德犯順故興師討罪達等不能討滅垂成而還今順州荒忽瘴癘之地朝廷得之未為利豈可自驅戍兵投之瘴土一夫不還朕尚憫之況使十損五六耶乃詔罷歸所略邕欽廉三州人口當還其地其後交人歸所畧二百三十一人遂詔廉州與之是歲元豐七年也自沈起

劉彛不能綏禦遠人致陷三郡是役也僅得順州又不
可守竟棄之生口十得一而朝廷命徐禧計其費凡費
錢帛金銀糧草五百一十九萬貫足兩石于二廣之民
自此大困

神宗平歸來州蠻竒塔特

瀘州之南三十里有納溪寨寨西南五里有羅苟夷八
姓五十餘村夷族千戶元豐元年納溪寨居民與羅苟
夷競誤毆殺之夷訴于官官為驗其實夷恚憤謂漢殺

我人官不償我骨價又暴露我夷人由是寇邊詔西
閣上門使涇原路總管韓存寶都大經制夷賊公
夷知歸徠州竒塔特遣其親信至納溪寨率兵助王師
存寶報以無用重兵納能撫過諸夷擒捕羅苟餘
黨當厚賞竒塔特如約羅苟平存寶卒不與賞竒塔特怒
遂率晏州夷六千餘突至江安城下責存寶如約
江安城守不可得數日乃引去知瀘州喬叙使介
邀之打誓誓已竒塔特率衆復圍羅個牟責稅不入

羅個牟者熊本所團結熟夷也以急來請兵時梓夔路都監王宣守江安即出兵與竒塔特戰一軍俱沒天子聞之詔存寶將兵萬五千人討竒塔特以皇城使姚兒為第十將庄宅使呂真為第二將落苑使咸寧為第三將西京左藏庫副使郭振為四將是歲元豐二年也歸來州距瀘州東南七百里存寶兵既出寨會久雨留屯不進遣人招諭竒塔特有文書服罪請降存寶以聞上悅御批詰之曰竒塔特昨既傷官兵又以害王宣等朝廷遣兵必

誅首惡存寶自進兵以來未嘗大有斬獲今所竒塔特乞降文字未知存寶且欲以計欺賊乘便進討或果欲受降如計欺賊乃用兵所宜若果欲受降深非朝廷出師之意如乞第尚能蟻聚委存寶多方擇利掩殺如賊黨逃潰亦選名將搜捕招募若逗遛不能成事必正軍法既而軍食盡存寶引還天子大怒命知雜御史何正已就按斬存寶亟命吏林廣詣軍代之廣至則合兵三萬為前後軍日享軍士士俱欲為用廣先遣間入賊諭以

逆順且索王宣敗時失亡士卒于是奇塔特歸卒七人送
降書而身不至廣乃陳師徙于瀘水率將吏東向再拜
誓以滅賊遂以四年十二月再出擊之始軍行有二道
自納溪至江門近而險自寧遠至樂共回遠而平賊意
官軍必出江門盛兵距險而大軍寔趨樂共賊兵不能
支遁去廣分兵繞行席帽溪掩江門大破之師次落
個網山西南蕃部族降者相繼而斗蒲者不至廣又遣
兵討之斬首五百級落茹堯山阿徐地部相率守三隘

廣又分兵腹背攻之斬二千餘級得王宣王謹言陷賊時即是月丙午次羅布雲奇塔特遣其叔父阿汝詣軍門獻馬請降廣從十餘卒出軍壘以待之奇塔特伏弩士氊裘猶豫不前廣即發伏擊之賊大奔潰斬阿汝及酋豪二十八人効三百級獲馬鎧仗及奇塔特父子所授勅告歸徠州揚鴈溪有二橋奇塔特弟阿字乘奇塔特馬度上橋追兵迫墜水斬之以為奇塔特爭其尸以故奇塔特得徑下橋跳去奇塔特既失去數將士數萬相顧無人色復縱兵

追襲會連雨雪甚刁斗無聲次老人山山形俱刀劍立
次黑崖然桂為薪上鷄飛不到山明年正月始入歸徠
州州唯茅屋數十分兵搜捕俱無所獲所賫食盡得蠻
所儲粟千餘斛餽運不繼走馬承受麥文炳問廣軍事
當如何廣曰已如朝旨蕩賊巢穴雖未獲元惡亦當班
師待罪文炳乃出去年去月所授密詔題云至歸徠州
乃開至是開之詔云將來大兵深入討賊期梟獲元惡
如已能破其巢穴及城守要害雖未能得乞弟萬一糧

運不繼亦聽班師軍中俱呼萬歲曰天子居九重明見萬里外遂班師于昱築樂共城江門寨席帽溪堡降附生夷三萬餘人其旁近諸蠻後番羅氏鬼主鋪永西南石門君長等願輸貢職捷書聞邇廣軍馬都虞候衛州防禦使

太平治迹統類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治迹統類卷十八

宋 彭百川 撰

宣仁垂殿聖政

元豐八年二月癸巳上疾甚遷御福寧殿東閣之西間
三省樞密院入問聖體見上於榻前王珪言去冬嘗奉
聖旨皇子延安郡王來春出閣願早建東宮凡三奏上
顧微肯首而已又乞皇太后權同聽政候康復日依舊

上亦顧視肯首既退移班東閣皇子及皇后太皇太后朱
德妃皆在簾下珪等奏請皇太后權同聽政皇太后辭
避入內都知張茂則言太后且為國家社稷事大不宜
固辭珪等請至于再三皇太后泣許珪進言自去歲上
令皇子侍宴羣臣皆嘗見之今必更長立乞再瞻覩是
月三省樞密院親王自朔旦至今日由內東門入問候
於福寧殿惟是日未復再入先是蔡確謂上復用呂公
著及司馬則必奪已相乃陰與邢恕謀因與皇太后姪兄

州團練使公繪寧州團練使公紀遊上初寢疾怒密聞
公繪公紀二人辭不往明日又遣人招至東府確曰宜
往見職方邢恕曰家有桃著白花可愈人主疾其說出
道藏幸留一觀入中庭紅桃花也驚曰白華何在恕執
二人手曰右相令布腹心上疾未損延安郡王冲幼宜
早定議雍曹皆賢王也公繪等懼曰君欲禍我家竟去
已而恕反謂雍王顥有覬覦心皇太后將舍延安郡王
而立之王珪實主其事與內殿承制致仕王棫共造誣

謗械開封人嘗從高遵裕掌機宜于涇原傾巧士也故
恕因之人知確與珪異素不相能欲借此以陷珪他日
亟問確曰上起居比如何確曰疾向安將擇日御殿恕
微哂曰上疾再作失音直視聞內別有處分首相外為
之主公為次相獨不知耶一日片紙下以某為嗣則公
不知死矣公自度有功德在朝廷乎天下士大夫素歸
心乎確竦然曰然則計將安在恕曰延安郡王今春出
閣上去冬固有成命羣臣莫不知公盍以問疾率同列

具入亟於上前白發其端若東宮由公言而早建千秋
萬歲後公安如泰山矣確深然之恕又曰此事當略設
兵備今與平時不同庶可以自表其曲折第告子厚同
列勿使知子厚章惇字也確媿謝謂恕曰和叔見子厚
具言之惇固凶險即許諾遂與確定議仍約之開封府
蔡京以其日領壯兵待變于朝廷謂曰大臣共議建儲
若有異議者當以壯士斬之是日三省樞密院俱入問
疾初亦未敢及建儲事既退乃於樞密院南廳共議之

確惇屢以語迫珪乘其應對或有差誤即以珪為首誅
珪口吃連稱是字數聲徐曰上自有子復何議蓋珪實
無他志但蓄縮不能先事納說所以致疑及是出語確
惇顧無如珪何尋復入奏得請俱出逢雍王顥及曹王
顒于殿門外惇更厲聲曰已得旨立延安郡王為皇太
子矣奈何顥曰天下幸甚已而禁中安堵如故輔臣等
各罷歸翼日遂立皇太子確惇京怨邪謀雖不得縱其
踪迹詭秘亦莫辨詰各自謂有定策功事久語聞卒為

朝廷大禍其寔本恕發之

元豐末建儲事諸家異說紹興史官既別加考定專做元

祐舊文固得本寔矣第恨弗詳今采取諸書稍增益之推原後來致禍如彼慘毒夷狄遂入國者蓋由王珪任首相不早建白立太子致蔡確章惇蔡京等得乘隙進諂而萌芽則自邢恕發之其令蔡京領劄子入內廷確惇當時變色必有他說祐珪故珪不以爲疑然開封之府何與朝廷事也政坐珪愚闇耳若珪能即拒絕既無疑似之迹則橫禍亦何從而來蓋疑似之迹當時不過如此耳其後浸淫轉加增飾遂自謂有定策功黃履疏高士京書至蔡懋宣和間劄子用誣訕文字誕名御製極矣誠可爲痛哭也非建炎初聖主早悟果斷明辨則朝廷之事豈有息乎

三月甲午朔執政詣內東門問候皇太后垂簾

皇太子立簾外皇太后諭珪等皇太子精俊好學日誦

論語七卷略不好弄止是學書自皇帝服藥手寫佛經
三卷祈福因出所寫經示珪等書字極端謹珪等拜賀
遂宣制立為太子改名煦仍令有司擇日備禮冊命又
詔應軍國事並皇太子權同處分候康復日依舊本刻
執政再入問聖體進呈立皇太子例降赦皇太后諭珪
等皇太子立大事已定天下事更在卿等用心珪等言
朝廷法度紀綱完具臣等敢不悉心奉行自此執政日
再入

舊紀書甲午立延安郡王儲皇太子改賜名集詔
國軍事皇太后權同處分新紀同哲宗立為皇子

舊錄誣謗紹興史臣已具下明文字甚多曾布手記亦曰神宗與子宣仁立孫本無間隙事已素定而奸邪誣罔盡以為蔡確章惇建策之功史官已刪去從政江端友上書皇帝陛下臣伏觀宣仁聖烈皇后當元豐末垂簾聽政保佑哲宗皇帝起司馬光為宰相天下歸心焉九年之間朝廷清明海內乂安人到于今稱之為大公直正之道仁民愛物之心可以近配仁宗至于力行祖宗正事抑絕外家私恩當是時耆老盛德之士田野至愚之人皆有復見女中堯舜之語其功德巍巍如此天下歌誦如彼而一邪怨稱造無根之語以為誣議使後世疑焉如日月之明而浮雲蔽之臣不勝痛恨

丁酉皇太后遣勾當御藥院梁

從政問王珪等欲以温州僧道親前年所進龍壽丹進皇帝卿等議其可否珪等言今疾勢如此醫工束手無

如之何尚冀此藥靈異萬一有效因以進御然亦無及也初元豐五年秋上不豫道親詣尚書自陳前年在雁蕩上岩間有一老人自上而下與道親語付藥一丸其大如彈曰爾速入京以進皇帝此藥以萬歲勝膏熬成可以金盃玉鉢研之日三服三日九服服此可保九九之數藥名龍壽丹道親得之數月未行再於山林遇之仍趣其行比至都已聞上不豫依老人語不敢隱蔽尚書省異之不敢受其狀後因奏事言及之上命從政取

其狀并藥及問所欲道親言老人但戒進藥勿言乞拯濟孤窮禁天下勿捕龜又乞太歲本命四立日慎酒藥此外無所須也上遣從政至雁蕩山以燒香為名訪之無所見至是皇太后遣人于睿思殿求得之藥與道親二狀皆上手自封題其言九九上即位至十八年又云四立日慎酒藥上以立春日得疾云戊戌上崩于福寧殿宰相王珪讀遺制哲宗即位尊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德妃朱氏為皇太妃應軍國事並太皇太

后權同處分依章獻明肅皇后故事如向來典禮有所
闕失命有司更加討論庚子以宰臣王珪為山陵使尊
皇太后為太皇太后德妃朱氏為太妃辛丑元豐八年
三月八日羣臣詣闕門上表請皇帝聽政又詣內東門
請太皇太后聽政皆批荅不從自是表三上從之己酉以
皇帝即位分遣三省官奏告天地社稷宗廟內臣分詣
諸神祠己卯禮部御史臺閣門奏討論故事詳定御殿
及垂簾儀每朔望六叅呈帝御前殿百官起居三省樞

密院奏事應見謝辭班退各令諸內東門進榜子皇帝
雙日御延和殿垂簾日叅官起居太皇太后移班少西
起居皇帝並再拜三省樞密院奏詣事三日已上四拜
不舞蹈候祔廟畢起居如常儀簾前通事以內侍陛下
以閣門軍頭司引呈公事可以權付有司者續具條奏
吏部磨勘奏舉人垂簾日引見應謝朝臣僚遇朔望叅
日不坐並先詣殿門次東門應招賜者并門賜從之丙
辰上御迎陽門幄殿同太皇太后垂簾宰臣親王以下

合班起居常劄分一十六班是合班以閣門奏請故也
已未大中大夫知樞密院事韓縝門下侍郎章惇中書
侍郎張瑄同知樞密院事安燾並為通議大夫尚書左
丞李清臣為大中大夫庚申銀青光祿大夫守尚書左
僕射兼門下侍郎郇國公王珪為金紫光祿大夫進封
岐國公大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蔡確為
通議大夫詔以登位賜致仕前宰相守太師潞國公文
彥博前執政宣徽南院使太子少師張方平觀文殿學

士知河陽馮京觀文殿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孫
固資政殿大學士知揚州呂公著資政殿學士知太原
府呂惠卿資政殿學士知濠州蒲宗孟端明殿學士知
江寧府王安禮寬衣銀帶銀帛有差初司馬光四任提
舉崇福宮既滿不敢赴闕再乞西京留司御史臺表上
國子監未報會神宗崩光欲入臨又避嫌不敢已而得
聞觀文殿學士孫固資政殿學士韓維皆集闕下時程
顥在洛亦勸光行光乃從之衛士見光皆以手加額曰

此司馬相公也民皆擁光馬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
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光懼會赦辭遂徑歸太皇
太后聞之詰問主曰遣內侍梁惟簡勞光問所當先者
光乃上疏曰臣聞周易天地交則為泰不交則為否君
父天也臣民地也是故君降心以訪問臣竭誠以獻替
則庶政修治邦家乂安君惡逆耳之言臣營便身之計
則下情壅蔽衆心離叛自生民以來未有不由斯道者
也夫道由岐路近差跬步遠失千里今皇帝陛下新臨

大寶德性高明太皇太后同斷萬幾聖謨允大初發號
令不可不慎斯乃治亂之歧途安危之所分也當以要
切為先以瑣細為後臣竊見近年以來風俗頽弊士大
夫以偷安為智以範言正論為狂是致下情蔽而不上
通上恩壅而不下達閭閻愁苦痛心疾首而上不得知
明主憂勤宵衣旰食而下無所頌公私兩困盜賊已煩
尤賴上帝垂休歲不大饑祖宗貽謀人無異志不然則
天下之勢可不為之寒心乎此皆罪在羣臣愚民無知

往往歸罪先帝此臣所以日夜感憤痛心泣血不顧死亡
思有開發于朝廷者也臣以為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
下詔書廣開言路不以有官無官之人應有知朝廷關
失及民間苦者并許進寔封狀盡情極言仍頒下州縣
諸路州軍于所在要關處出榜曉諭在京則于鼓院檢
院投下委主判官畫時進入在外則于州軍投下委長
史即日附遞奏聞皆不得取責副本強有抑退其百姓
無產業人慮有奸詐即責保知在奏取旨揮放令逐使

然後望陛下以聽政之暇略賜省覽其義理精當者即
施下其言而顯擢其人其次取其所長舍其所短其狂
愚鄙陋無可採者報聞罷去亦不加罪如此則人言曰
進羣臣無隱陛下雖居九重而四海之事如指諸掌舉
措施為惟陛下所欲斯乃治安之源太平之本也陛下
若以臣言為可取伏乞決自聖意下學士院草詔施行
四月又詔元豐六年已前積欠夏秋稅租及緣納錢物
並依三月六日赦書指揮特與除放詔曰恭以先皇帝

臨御四海十有九年夙夜勵精建立政事所以惠澤天下傳之後世比聞有司奉行法令往往失當或過為煩擾違戾元降詔旨或苟且文具不能布宣寔惠或妄意窺測怠於舉職將恐朝廷成法因以隳弛其申諭中外自今以來協心循理奉承詔令以稱先帝更易法度惠安元元之心敢有弗欽必底厥罪仍仰御史臺察訪彈劾以聞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司馬光知潮州承奉郎秘書少監孫覺兼侍講奉議郎宗正等丞劉次莊為殿

中侍御史奉議郎真定府路安撫司勾當公事孫升為
監察御史朝奉郎劉摯宣德郎張汝賢為吏部郎中朝
奉郎集賢校理梁燾為工部郎中奉議黃庭堅為校書
郎詔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潞國公致仕文彥博不許
辭免兩鎮節度詔許樞密院依舊制開便門與中書省
相通赴部堂議事辛巳奉議郎職方員外郎邢恕為左
司員外郎蔡確初未知恕文彥博之歸洛陽恕有詩送
行神宗嘗對確稱為且謂恕又在館下當遷確曰熙寧

變法之初恕有異議不可用神宗不答確退朝即召恕告之恕尋遷著作郎不半歲又遷職方員外郎恕雅善司馬光呂公著確愛光及公著必復用遂深交恕意欲因恕以結二人也然恕輕險為確有定策功于是驟遷都司中書省言登極赦書并今月八日朝旨民戶欠去年夏秋稅租元豐六年已前稅租積欠并緣納錢物倚閭稅等乞並特除放之詔諸民戶欠元豐七年以前常平免役息錢各特免放五分買撲場務佃賃田宅空地

出限當罰錢調奉天河防急夫開脩京城濠及興永利夫罰錢役人誤給工食錢亦並除放司馬光言疏新法病民此皆羣臣躁于進取誤惑先帝使利歸于身怨歸于上非先帝之本意也又言如保甲免役錢將官三事皆當今之急務釐革所當先者為今之計莫若擇其便民益國者存之痛民傷國者悉去之使天下曉然知朝廷有愛民之志吏之苛刻者必變而為忠厚民之離怨者必變而為親譽德業光榮福祚無窮豈不盛哉況今

軍國之事太皇太后陛下權同處分是乃母改子之政
非子改父之道也何憚而不為哉惟聖明裁察陳所急
于二月三十日上言以近歲風俗頽弊士大夫以偷安
苟且為智以危言正論為狂致閭閻愁苦而上不得知
明主憂勤而下無所訴公私兩困盜賊已煩宜下詔書
不以有官無官之人有知朝廷闕失及民間疾苦者並
許進實封狀鼓院檢院州軍長吏不得抑退其義精當
者行其言而顯其人狂愚鄙陋者報聞罷去亦不加罪

今皇帝陛下新即位太皇太后初垂簾天下之人莫不屬目傾耳臣自到西京以來朝夕伏聽惟新之政以爲必務明四目達四聰以發天下積年憤鬱之志今聞言路之詔不聞頒于四方而太府少卿宋彭年言在京不可不並置三衙管軍臣僚水部員外郎王諤乞依保馬元立條約限均定逐年合買之數又乞令大學增置春秋博士使諸生肄業朝廷以非其本職而言各罰錢三千斤臣忽然聞之悵然失圖憤抑無已臣非私於二人

直為朝廷惜治體耳夫阿意指口容身竊祿此小人之利也威福在己人莫敢言此大臣之利也然民怨于下而不聞國家阡危而不知于陛下有何利哉彼宋彭年王諤臣素不識不知其人為賢為不肖但惜陛下臨政之初而二臣首以言事獲罪臣恐中外聞之忠臣解體直士挫氣欲仕者斂冠藏之欲諫者咋舌相戒則上之聰明猶有所不照下之情偽猶有所不達太平之功尚未可期也今二臣之罰既不可追伏望陛下如臣前奏

下詔不以有官無官當職之人皆得進言擇其可取者
微加旌賞則天下之人聞知朝廷樂聞善言不怠論事
無可取者寢而勿問庶幾納忠之人猶肯源源而來也
臣稟賦愚戇文學政事皆出人下惟不識忌諱不阿權
貴遇事妄言無所顧避以此荷知于累朝見稱于衆人
若亦不得言則無所復用於聖人也上幸太皇太后陛
下下問之意下負微臣平生願忠之心內自痛悼死難
瞑目臣久忝便安今朝廷授以名藩義不敢辭見牒本

州縣遞接公文起發赴任及到官之日但勉極疲篤恪勤本職苟力所不逮伏須罪戾不已于是令先過關入見已亥詔資政殿大學士銀青光祿大夫兼侍讀呂公著乘傳赴闕庚戌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岐國公王珪卒輟視朝五月初贈太尉再贈太師謚曰文恭禮部言當舉哀成服詔以大行在殯罷之珪自輔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守成而已時號為三旨宰相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又云

領聖旨退諭稟事者云以得聖旨故也資政殿學士通
議大夫司馬光為門下侍郎初光知陳州過闕未入對
上疏畧曰臣乞下詔廣開言路凡有官無官之人並許
進實封狀乃顧下諸路州軍于要閘處榜曉諭鼓院檢
院州軍長吏不得抑退昨奉聖旨令入見及到京蒙降
中使以五月五日詔書賜臣看閱臣狂瞽妄言曲荷採
納豈獨微臣之幸抑亦天下之幸此乃聖王之先務太
平之本原也然臣伏讀詔書始末之言固盡善矣中間

有云若乃陰有頭懷犯非其分或扇惑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則觀望朝廷之意以徼幸希旨下則銜惑流俗以干取虛譽實出于此苟不懲艾必能亂俗害治然則黜罰之行是亦不得已也臣聞明主推心以待其下而無所疑忌忠臣竭誠以事其上而無所畏避故情無不通言無不盡今詔書求諫而逆以六事防之臣以為人臣惟不上言上言則以六事罪之矣伏望聖明于詔書中刪去中間一節如臣三月三十日所奏頒布

天下使天下之人曉然知陛下務在求諫無拒諫之心
各盡所懷不憂黜罰如此則中外之事遠近之情如指
諸掌既除門下侍郎光又以劄子辭免乞對訖赴陳州
并請更張新法于是太皇太后遣中使梁維簡賜手詔
諭令供職曰嗣君年德未尚吾當同處萬務所賴方正
之士贊佐邦國切要與君商量政事卿又何辭再降詔
開言路須卿供職施行光乃受命六月詔河東州軍人
戶見欠和糴糧草自三月六日赦書到日元豐七年以

前所欠並與除放丙子資政殿學士提舉崇福宮韓維知陳州維初赴臨闕廷太皇太后降手詔勞問維奏治天下之道不必求高遠止在審人情而已識人心不難以已之心推人之情可見矣凡人之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勞困則思息鬱塞則思通陛下誠能常以利民為本則民富矣常以愛人為心則民樂矣役事之有妨農務者去之則勞困息矣法禁之無益治道者蠲之則鬱塞通矣推此廣之盡誠心而行之則神孫觀陛下之

法不待教而自成聖德賢士聞陛下之風不煩諭而事
先忠力矣何憂軍民不欣戴社稷不安固乎又奏臣近
者伏覩傳錄到朝堂所出榜文開示大信招來羣言皆
前代帝王之高致而方今朝廷之急務天下幸甚然臣
尚有疑者乃陰有所懷至不得已也七十五字幸非元
諭聖旨之本意以增飾而為之者又云若不改正臣恐
自今聖聰漸成壅蔽伏望陛下深察此弊而痛絕其端
特作聖意批降旨揮令刊去此七十五字只以榜前所

云別撰詔文徧頒天下使萬方之人豁然知聖人好諫之心披霧而覩青天白日豈不快哉于是起知陳州未行召赴闕遂留經筵是日司馬光言臣伏見皇帝陛下初臨大寶太皇太后同斷萬幾側身虛已渴于求諫于五月三日特下詔書大開言路此誠明主之先務太平之本原也竊見中間一節天下見者未達聖心咸以為朝廷雖名求諫實惡人言豫設刑禁有上言者皆可以六事罪之臣愚欲望聖慈下學士院別草詔書除去中

間一節務在勤求讜言使之盡忠竭誠無有所諱仍乞
徧頒天下在京于尚書省前及馬行街出榜在外諸州
府軍監各于要鬧處曉示不以有官無官之內應有知
朝廷闕失及民疾苦者許並進實封狀言事在京則于
登聞鼓院檢院投下委主判官畫時進入在外于州府
軍監投下委長史即日付遞聞奏不得取責副本強有
抑退其百姓無家業人慮有奸詐即令本州責保知在
奏取旨揮放令遂便有上件實封狀其所聞至當者用

其言而顯其身其是非相半者舍短取長其言無可採
事不可行者亦不加罪如此則下情無不通嘉言罔伏
聰明周四遠海內如指掌矣或慮奏狀繁多難以親覽
即先條付委三省官看詳擇其可取者用黃紙簽出再
進入留置左右以備規戒或乞降付有司施行從之丁
亥詔曰朕紹承燕謀獲奉宗廟初攬庶政鬱于大道夙
夜祇畏不敢皇寧懼無以彰先帝之休烈而安輯天下
之民永惟古之王者即政之始必明目達聰以防壅蔽

數求謹言以輔不逮然後物情徧以上聞利澤得以下
究詩不云乎訪予落止此成王所以求助而羣臣所以
進戒上下交儆以遂文武之功朕甚慕焉應中外臣寮
及民庶並許實封直言朝政闕失民間疾苦在京于登
聞鼓檢院投在外于所屬州驛置以聞朕將親覽以求
其中而施行之司馬光凡三奏乞改前詔于是始用其
言也呂公著既上十事

十事見輔
道哲宗門

太皇太后遣中使梁

惟簡諭公著曰覽卿所奏深有開益備見忠諒良切嘉

稱當此拯民疾苦更張何者為先更無滅裂具悉以聞
復上奏云陛下必欲更脩庶政使不驚物聽而實利及
民莫若任人為急乞廣開言路選置臺諫登用正人此
最為當今急務遂薦

孫覺范純仁李常
劉摯王岩叟蘇轍

太皇太后封公

著劄子付司馬光詳所陳有無兼濟之才直書當與未

當以聞司馬光薦

劉摯趙彥若傅堯俞唐淑問范祖禹
等六人范純仁呂大防王巖叟王存

孫覺又薦趙君錫李常晏知止范純禮
胡宗愈韓宗道梁燾蘇軾朱光庭蘇轍知慶州范純仁

應詔言得失

六月二十二日求言范純仁
在慶州此月未能上疏更詳秋七月朝奉

大夫范純禮為戶部郎中

六月末司馬光之所薦也

呂公著為尚書

左丞上言應三省事合進呈取旨者以正前失詔應三省合取旨事及臺諫章奏並同進施行庚戌三省樞密院言同差除及進呈文字理須會議者先於都堂會議或遇假及已歸東西府廳便門往來聚議從之司馬光以近年諸州勘到刦賊但不曾殺人情理可愍者並從寬貸

明難州長者曰元祐初溫公當國天下之刑減往時少半非威德孰能之

司馬光言臣

伏見陛下詔開言路至今已涉旬月臣僚臣庶上言朝

廷闕失民間疾苦仍降出令臣與執政看詳其第一次
降出三十卷臣謹與諸執政選擇其中除無所取及冗
長之詞外其可取者已用黃紙簽出進入訖伏乞陛下
取簽出更賜詳覽或留置左右以備規戒或降付有司
商議施行如此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誠生民之厚幸
社稷之盛福也其間亦有一事而衆人共言者臣亦重
復簽出蓋欲陛下知天下所共患衆情所同欲也又言
青苗免役保甲保馬困民九月辛丑詔呂大防曰卿鎮

蜀日久西南生民疾苦利害新法有困于民未便者想
多聞見卿未到闕宜先以所見條析急遞奏來于入
內侍省投進無有所隱朝奉郎秘書少監劉摯為侍御
史摯言切惟陛下即祚臨政之始其所先者宜莫若廣
言路故臣今就職之日首獻其說祖宗以來諫官御史
張設員品罕不備凡在職者皆稱諫諍之臣欲望聖
慈于諫院增置諫官員數本臺六察御史並許言事其
所領按察自不廢如故所貴共盡忠力交輔聖政朝奉

郎蘓軾為禮部郎中監察御史王岩叟上疏言青苗役法保甲之法十分之六七猶在此遂非飾過以欺聖聽非至誠為國家去大害復大利者以便百姓為太平長久之策也臣願陛下奮然獨斷如聽政之初行此數事則天下大亂無事而陛下高枕而卧矣

保甲役法

十月癸

酉詔倣六典置諫官其具所置員以聞從劉摯之言也丁丑詔尚書侍郎給舍諫議中丞待制以上各舉堪充諫官二員除范純仁為諫議大夫唐淑問為左司諫朱

光庭為右正言蘓轍為司諫范祖禹為正言令三司樞密院同進呈太皇太后問此五人何如執政對曰外望章惇曰故事諫官令兩制已上奏舉執政進擬今除自從中出臣不知陛下何以知之得非左右所為此門不可浸啟太皇太后曰此皆大臣所薦非左右也後以親嫌范純仁改為天章閣待制祖禹為著作佐郎尋復以純仁無侍讀詔監察御史無言事殿中御史無侍事始用呂公著及劉摯之言也詔比者詔令屢下無以均寬

民力便安公私如聞官吏狃習故態不即奉行或致廢格使遠近之人未盡被惠自今仰悉心奉行監司檢察上有違戾即御史臺彈奏侍御史劉摯言臣竊謂州縣之政廢舉得失其責宜在監司夫監司之任亦重矣人有一賢不肖則環地數千里休戚係之比蒙聖旨哀念元元取監司罪惡已甚者既去之矣然其餘人才頗上駁雜情之未一各懷所私蓋其陰有觀望者則必習常而慢令以致惠之壅其淺中覬利者則又特矯枉而過正

或以其所宜治之事二者不可不察惟得其人庶懲此患臣欲望聖辭詳酌河北河東陝西素號劇部向來所用使者出於暴進多非更歷民事人微望輕惟自過威刻而下終不服今宜稍復祖宗故事于三路各置轉運使用兩制臣僚充職以重其任自餘諸路亦望推擇資任稍高練達民政識治體近中道之人分補監司之任明授之以政令使忠厚安民而不失寬弛肅給應務而不失之淺薄部使者誠如此州縣之政隨之則先帝之

政陛下之恩德庶幾下究而與民休息無難矣考察見
今之無狀者一切澄汰罷之被罷之人苟非有顯過宣
還其資考別為任使要令不至于失職無聊而已方今
先務恐實在茲伏望詳酌施行十一月朝議大夫鮮于
侁為京東轉運使于是司馬光語人曰今復以子駿為
轉運使誠非所宜朝廷欲求東土之弊非子駿不可此
一路福星也可以為諸路轉運使模範矣又曰安得百
子駿布在天下乎侁既至奏罷萊蕪利國兩鹽鐵冶又

乞海鹽依河北通商民大悅又乞止絕高麗朝貢只許就兩浙互市不必煩擾朝廷事雖不行然朝廷所以待高麗禮數亦殺于前云司馬光言臣切惟陛下富于春秋太皇太后親臨萬幾事無大小皆委于執政垂拱仰成萬一羣臣有所見不同勢均力敵莫能相一伏望陛下特留神察審是非若甲是而乙非當捨乙而從甲乙是而甲非當捨甲而從乙如此則羣臣莫敢不服善政日新矣不然陛下雖有求治之心事功無時而成也奉議

郎太常丞王覲為右正言覲首上疏論知人安民司馬
光言臣觀今日公私耗竭遠近疲弊其原大槩出于用
兵先帝深悼其然厭截截論言思番番良士乃下哀痛
之詔息兵富民奄有天下肇承基緒太皇太后同聽庶
政首戒邊吏毋得妄出侵掠俾華夷兩安今契丹繼好
東常納貢乾德拜章征戎開拓之義皆已息矣則此置
提舉散青苗免役錢點教保甲置都作院養馬置將官
市易司封狀買坊場茶鹽額措置河北糴使司皆為虛

設陛下幸詔臣民各言疾苦其已至者千有餘章未有
不言此數事者知其為天下公患衆人所共知非臣一
人之私言也利害著明皎如日月各言疾苦而羣臣猶
習常安故憚言更張雖皆裁損而監司按堵將官具存
保甲猶教閱保馬猶養飼邊州屯戍不減軍器造作不
休茶鹽新額上在差役舊法未復是用兵雖息而公私
勞費猶未息也如此因循不知改轍數年之後萬一遇
水旱大饑盜賊羣起其為國憂患豈敢不盡心哉伏願

陛下斷自聖心凡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勝于舊者則存之其餘臣民以為不如舊之事欲乞陛下宣諭執政今因臣民上封事熟議利害進呈以聖鑒裁決而行昔夏禹訓商用湯法周循文武之典蓋創業垂統之主貽厥孫謀後世所宜謹守不可失也若凡百措置率由舊章但使政悉如熙寧之初則民物熙然海內太平更無餘事矣議者必曰革弊不可倉卒當徐有如此何異使醫治疾而曰勿使遽愈且勿除其根源使盡也其

為醫者謀則善矣其為疾者謀奚利哉御史劉摯言伏見昨日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聽治之初惠綏天下去民之所不安至於振淹滯絀貪刻發政施仁無有虛日故近至畿甸遠至海隅莫不鼓舞承風傾心以聽太平而近者一兩月以來政事號令之見于施行者曠然稀濶中外喁喁無所見聞深求其故皆以為執政大臣議論不一之所由致也有陰拱而坐觀者有陽合而內睽者有強橫以肆制者有忍恥以懷舊者滯事積前相

顧而不發故仁澤施於上而不下庶政壅於朝而不行以致文書稽留人情隔塞伏望聖慈詳察事變防微杜漸特詔輔臣當務同協恭相倚以信去其貳心以濟國事應今來政事之稽遲未決者趣令條上旨則望聖慈發自睿斷別白施行以幸天下又言天時乖戾之變欲乞先次許臺諫上殿奏事所貴公議人情不至隔塞元祐元年正月壬辰詔曰久愆時雪慮因係淹留在京委刑部郎中御史開封府界今提點司諸路州軍今監司

催促結絕先是上封者言切惟時雪未應陰陽不和意者刑獄未至欽恤法令未至寬民宜下詔恤天下刑獄故也右正言朱光庭奏疏言章惇蔡確韓鎮等居位恐累聖政甲辰御史王岩叟言今天下之人害莫如青苗免役之法陰困生民莫如茶鹽之法流害數路陛下固知之矣且優柔而未斷以絕其源此民心之所以猶鬱而天意之所以未開也朝中之大奸莫如蔡確之陰邪險刻章惇之讒賊狠戾相為朋比以蔽天聰虐下罔上

不忠之迹著於兩朝天下之人皆願逐而去之以致清
平而陛下反容而留之此民心之所以猶鬱而天意之
所以未開也伏望陛下上體天心下觀民意奮勵勇剛
一革大害一去大奸以為宗社無窮之休以為生民莫
大之福臣不勝拳拳忠告之至已酉司馬光以疾謁告
司馬光呂公著既遷官光尋以疾謁告是日復有詔放
正謝及恭謝光惶恐不敢奉詔乞竛疾間入謝依減拜
旨揮光自是凡十有三旬不能出然奏疏相屬五月十

三日光乃入對延和殿又移書三省其略曰當今法度所宜最先更張者莫如免役錢不惟刻剝貧民使不聊生又顧得四方無賴浮民使供曰役官不得力為之計莫若盡罷免役錢依舊差役民間息肩者十已七八又曰朝廷今欲整治天下蘓息貧民先須十八路得好監司一兩人忠厚曉事愛民忘私使之進賢退不肖興利除害前日所草監司資格及委官薦舉文字不知諸公曾徧見未若如此可行則早告進呈施行又云旱勢可懼宜

將常平米賑濟直至成熟日還納更不取利息如此始是實惠范景仁當仁宗不豫未有繼嗣天下寒心莫敢啟口之時獨能首建大議以安宗廟社稷章十九除官不拜乞優與推恩又移書樞密院略曰呂大忠言憂寇乍恭乍驚由私市公行故也其延慶侵疆有害無利終當與之然今日未可與也俟大忠到官審察事勢先奏乞嚴禁私市不必年歲間彼必曲服遣人來祈請然後朝廷下詔曠然歸以侵疆赦其罪戾貢賜往來一切如

故此策大善請明日更召見詢訪其詳河東經略司總
領二十餘州軍邊面千餘里地接二敵帥府之重孰過
于此而以吉甫處之果能稱職否渠自乞揚州諸公何
不早許之別擇老成重厚有胆畧者代之御史所言保
甲罷按閱甚當宜從之又手書與公著曰晦叔自結髮
志學仕而行之端方忠厚天下仰服垂老乃得秉國政
平生所蘊不於今日將何俟乎比日以來物論頗議晦
叔慎默太過若此際復不廷爭事有蹉跌則入彼相矣

願慎旃光誠不敢以憂國為己任然昨日富家之喻已上聞矣光自病已來悉以身付醫家惟國家未有所付今日屬於晦叔矣二月丁卯詔曰朕紹承聖緒總攬庶政永惟四方萬里之遠其能使吏稱其職而民蒙其澤者以司監得其人故也然非左右侍從之臣各舉所知安能盡得天下之才而用哉孔子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朕將考核能否而進退誅賞為應內外待制大中大夫以上限詔到一月各舉曾歷一任知州已上聽

明公正所至有名堪充監司者二人委中書籍記遇轉運副使提點刑獄有聞選差若到官之後才識昏愚職事墮廢薦不按罪喜怒任情即各依本罪大小并舉者加懲責正議大夫守門下侍郎司馬光依前官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光方以疾再乞宮觀未報而有是命光固辭不許閏二月司馬光欲露章舉文彥博自代不聽詔戶部勘會應係諸色欠負窠名數目若干係官本若干係息或罰及逐戶以納過息罰錢數并拋下免

役及坊場淨利等錢仍以欠戶以納過見今有無當抵
物力速具保明以聞從蘓轍甲戌所奏也孫覺言竊見
已降制除司馬光左僕射中外交慶以為得人然臣見
光論役法頗或疎略尋有旨更差韓維等四人等切詳
定立法推行可以永久矣光之學集行義羣臣莫與比
者如更得忠亮篤實才識明敏之人相與左右揆度則
萬務無不舉矣今韓縝人品污下才薄望輕伏望聖慈
罷縝相位別賜推選有德有言堪其任者擢以代之詔

諸路轉運使除河北陝西河東外餘路只置一員副
使或判官一員其諸路提舉官罷從司馬光之言也王
岩叟又奏兩宮垂簾杜絕內外如此甚善蓋斜封墨敕
不宜于今日有自古事蓋出于外人交結宦官女謁遂
賣官鬻獄無所不至不可不防微太皇太后曰極是壬
寅右司諫蘓轍曰臣聞薄賦斂散蓄聚若以救貧而民
安其生久而不勝其富也故臣願于元豐庫或內藏軍
乞錢二十萬貫為招軍例物選文武官僚有才幹者往

河北逐路于保甲中招其強壯精悍者為禁軍隨其人
才以定軍分合河北寇賊成羣皆是保甲餘黨若因之
饑饉則變故之作不可復知臣訪聞淮南久旱二麥並
已枯死官吏未見賑濟臣欲乞指揮淮南官司先將所
管義倉米數隨處賑濟兼將常平米減價出賣及取問
監司州縣因何並不曾申請擘劃無乞體訪諸如有似
此闕食去處一例施行又奉蠲積欠丙辰右司諫王岩
叟右正言朱光庭進對太皇太后曰知卿等公正不由

執政用卿朝廷有闕失一一言來太皇太后垂簾官家
又年紀小不比神宗時若非臺諫公正忠孝及執事得
人一人耳目何得盡知天下事謂之執政若不執奏事
却要何用臺諫官若畏避何以立事卿駁安燾極當極
知卿公正非不知安燾不才無公望但以顧託不欲盡
去卿等所言多已施行餘事休避仇怨安心言事三月
右司諫蘓轍論除安燾語不令給事中書讀是時工部
尚書孫永為吏部侍郎李常為戶部尚書常文士少吏

幹或疑其不勝任以問司馬光曰使此人掌邦計則天下知朝廷非急于征利貪使望風掊刻之患庶少息也常言諸路更不達朝廷愛民之意以調凡所以供給縣官皆可廢弛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賦稅課人國政之大者苟或不振何以上佐國用伏望聖慈特下詔令申飭官吏無謂寬民卹物之德方行于上而于賦租課人廢弛不治以誤大計先是太皇太后遣勾當內東門司梁惟簡賜文彥博手詔曰予宮中閱故書得卿神

宗時所上親書章奏見卿議論切于治要至誠憂國忠義可見深用嘉歎卿平時所蘊如此况當茲國難之際想多憂勤予佐助機政斯逾年矣如近者黜陟臣僚因革庶政公議可乎夏國未附禦以何術卿之所知賢人堪大任者亟當論薦用副東求所訪事可條具聞奏切待至言以補闕失

據元祐密疏彦博此奏以三月十五日上升附本月也

是日文

彦博奏堪大任者三人

劉庠蘇頌劉奉世

又言因西羌之策考

功員外郎林旦為殿中侍御史承議郎韓川權發遣推

官上官均並為監察御史中丞劉摯之舉也中書舍人
蘇軾不行叙復沈起詞頭命入內押班梁從吉齋詔賜
守太師致仕文彥博曰卿踐更二府弼亮三朝名聞四
海功在天下注想元老渴見儀型宜疾馳驅副我虛懷
詔書到日卿可肩輿赴闕并男昭慶居中隨侍令河南
津置行李先是司馬光除左僕射固辭以疾乞召用彥
博而已佐之不聽及將韓鎮太皇太后以御劄付光欲
如卿所奏除光奏彥博勛德爵蓋遠在臣前若以彥博

行尚書左僕射臣守右僕射則事體具正太皇太后又批付光曰卿憂國遠慮不為身謀其亦可知今若一旦使彥博名卿之上于予所以待卿之意深未允當卿更思之光又奏曰竊惟彥博光輔四朝勛德著明為太師年八十一臣為京官彥博已為宰相所奏益國體惟陛下幸聽太皇太后卒不聽及韓縝罷即遣中使召彥博盖用光奏詔諸路災傷賑濟及盜賊公事及轉運司兼管其賊盜賞錢許于青苗息錢內支候後法了日奏取

指揮左司諫王岩叟言訪聞淮南旱甚物價踴貴本路
監司殊不留意伏望選官措置詔發運司截留上供米
一十萬石比市價量減出糶與闕食人戶不得過三石
其糶到錢起發上京司馬光言臣伏覩近降朝旨令戶
部指揮府界諸路提點刑獄司體量州縣人戶如委是
缺食據現在義倉及常平米穀速行賑濟仍叮嚀指揮
州縣多方存恤無致流移失所此誠得安民之要道然
所以使流民不移者全在本縣令佐得人欲更令提點

刑獄司常切體量逐縣令佐有能用心存恤缺食人戶
雖係災傷並不流移者聞明公優與獎擢其全不用心
賑濟致令人戶多有流移者取勘奏聞乞行停替庶使
官吏有所勸沮百姓寔沾聖澤三省進呈依奏右諫議
孫覺言淮浙災傷米穀踴貴慮盜賊因緣而起乞差官
體量廣行賑濟遍下諸路災傷各以實言如不實者坐
之時災傷轉運等司並無奏報及宿毫至甚詔令發轉
運司體量災傷州縣缺食處仍令宿亳州分析並不申

奏災傷次第及且見今斛斗例冬疾置以聞詔內外待制以上舉堪充轉運判各二員辛丑詔曰朕惟蘭臺延閣皆圖書秘記之所藏而校讐論譌位序多闕永惟祖宗樂育賢俊常詔二府薦士置之秘府養其德器以待試用朕甚慕焉執政大臣吾之所重也宜各舉文學政事行誼之臣可以充館閣之選者三人各以名聞朕將考其才器而甄作之乙卯右司諫蘓轍言伏見淮南旱災民食踴貴朝廷特令截留上供米三十萬石以濟其

急卹民之深意時所未嘗有然臣訪聞本路自正月以來義倉常平倉糧斛逐旋賑濟約至夏中麥熟稍得給足不意今來旱潦益深夏麥無望而秋成之期遠在百日之後雖有前件截留上供米分在一路恐未能徧及饑民訪聞發運司約定今年合留代上供外其餘糧令只依乞買價盡數支撥于都郡出賣不得收買錢仍先是具若干留代上供若干可以出賣及元買價例申奏所貴米數稍多救接饑饉可支持至秋先是太皇太后

遣中使程衍齋御札就賜司馬光范純仁奏乞以文彥博為師臣備顧問可以尊朝廷服四夷朱光庭劄子乞尊禮為帝師勿勞以宰相執事所有朱光庭劄子三道付卿看詳可親書條具聞奏者光言臣蒙恩推為首相自知智力淺孱歷事未多故乞陛下以文彥博為侍中行左僕射而臣佐之庶無罪悔今范純仁朱光庭以為彥博元老師臣不可煩以吏事此在陛下裁度若止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令五日或六日一入朝因至門下中

書都堂與諸政商量事合執政就宅諮謀其餘常程文書只委僕射已下簽書發遣如此亦足以尊大臣優老臣從之司馬光辭許乘轎子三日一至都堂聚議恩命中書舍人蘓軾不行張誠一詞頭范百祿不行李定詞頭甲寅詔曰朕惟先帝臨御以來講求法度務在寬厚愛物仁民而縉紳之間有不能推原朝廷本意希功培尅或妄生邊事或連起犴獄積其源流久乃知弊此羣言所以未息朝廷所以懲革也整飭風俗修明紀綱茲

出大恭蓋不得已况罪顯者已正惡鉅者已斥則宜蕩
滌隱庇濶畧細故豈復究治以累天和夫疾之已甚仲
尼不為御衆以寬有虞所尚為國之道務全大體應今
日已前有涉此事狀者一切不問言者勿復彈劾有司
毋得施行各俾自新同歸美俗布告中外體朕意焉八
月左司諫蘓轍言乞擇監司庶郡縣稍得良吏九月司
馬光卒見拾遺門中丞劉摯言下詔以安反側非是乞寢詔
書以免四方疑惑翰林學士蘓軾薦王鞏充節操方正

可備獻納科十二月詔依元豐三年詔書更不上尊號
除葉康直為直龍圖閣權知秦州曾肇蘓轍再繳還詞
頭曲為皇朝捐軀征進敢辭勞願掃蕩邊塵靜扶紅日
上青霄頓不料權奸阻火速遣亟牌召班師旅脫戰袍
空教父老望旌旄傳堯俞王岩叟同對延和堯俞前對
太皇太后曰以卿有才望用卿堯俞拜訖未奏事先問
曰今天下政事如何堯俞稱善且曰但恐陛下臨御日
久稍有怠墮如能兢兢業業日謹一日常以大公之德

自守則天下無不治左司諫朱光庭言學士院試館載策題考試官不識大體不忠莫大策題蘓軾文也詔特放罪王岩叟言應州縣災傷人戶缺乏糧食許結保借貸並令免息常平穀穀之二年二月詔左司監朱光庭詣河北路與監司一員徧視災荒按累降指揮措置賑濟有未盡未便並得從宜事體稍重即奏稟仍訪本路從來如何賑濟今流俗多如官吏奉法不處即按劾以聞詔蘓軾撰富弼神道碑以顯忠尚德為額其子紹庭

請也三月學士蘇軾草太皇太后受冊詔詔內外舉堪
知州者從御史呂陶之言也詔曰朕承祖宗之休獲受
大統涉道日淺昧于致治每事失中以干陰陽之和乃
自冬迄夏旱暵為虐四方之內被災者廣生民嗷嗷無
所告勞永惟災變之來蓋不虛發意者朕之聽納不得
于理歟賞罰失當而稅賦無節歟民力屈竭而土木營
歟抑忠言壅于上聞而德澤不流歟何災異以之滋
至也非克已思過洗心修德其何以答塞天變叶致太

和可自今月十一日後避正殿減常膳公卿大夫其勉修厥職共圖消復四月詔旱曠為虐苗稼將稿民則何罪究實在予雖側躬損膳尚慮無以消變而有司乃于此時屢奏受冊是欲以隆名盛禮加我是重予之不德也所有將來受冊禮宜權停罷仍詔諸路監司分督郡縣刑獄以久愆時雨司諫王覲有請也臺司諫蘓轍上疏欲乞明降詔書許百官面奏公事以盡羣臣之異同聞人才之賢否庶乎災患可息五月詔令學士院降勅

書獎諭知楚州程之元以淮南賑濟數言之元疚心存撫請褒擢故也癸酉吏部侍郎胡宗愈為御史中丞因奏對便殿上問朋黨之弊宗愈曰君子義之與比謂小人為奸邪小人指君子為朋黨陛下擇中立不倚者用之則朋黨自清因進君子無黨論八月詔賜文彥博呂公著今後入朝凡有拜禮宜並特免卿宜專有為之振畧無益之儀翰林蘇軾奏彥博公著免拜指揮自是朝廷優賢貴老度越古人無可議者但有司合守典禮兼

恐彥博公著不敢當不若允其所請若聖恩優其所憫
老臣眷養不已遇其朝見間或傳宣不拜足以為非常
之恩所有不允批答臣未敢撰從之是日太皇太后遣
中使賜宰相執政酒果并黃金犀帶諭旨云知卿等于
邊事極勞心故有是賜呂公著告彥博等曰密賚可辭
果莊得罪先帝獲之誠可慶若便指廟堂之功則將帥
聞之過有希望啟向去貪功生事之弊不可不熟慮彥博
等遂各辭免不許乃受之臣僚言赦令減放民間秋夏

二稅積欠及坊場敗闕課利之類州縣不肯依敕令直
行放免欲乞御史臺體訪民間欠負未經行遣及雖以
行遣而未盡者乞付吏部重行黜責詔令諸路監司限
一月即速依勅結絕開具奏聞十月朱光庭為太常少
卿詔運淮南二州所糴穀四十萬斛賑濟京路丁卯詔
賜御筵于呂公著私第遣中使賜酒及禁中果寶綏金
花環奇珍異十倍常人以御飲器勸在席飲甚苦惟于
公著頗寬皆異恩也壬申詔呂公著等于文臣中擇有

才行風力廉智邊事堪大用者公著奏薦孫固蘓頌李
常孫覺趙瞻顧臨胡宗愈等七人蘓轍為戶部侍郎顧
臨為給事中十一月孔文仲為中書舍人豐稷為右司
諫楊康國為監察御史知樞密院安燾言大雪異常久
陰未解細民失職上貽憂念願令貶黜以塞天戒劉安
世為右正言詔罷變賣市易司元豐物從三省請也甲
戌蘓軾言臣近面奏聖旨何故屢入文字羅織臣具以
疾病之狀又蒙宣諭豈以臺諫有言故耶兄弟孤立自

來進用皆是皇帝與太皇太后主張不因他人今來但
安心勿恤人言不用更入文字求去臣退伏思念頃自
登州召還至備員中書舍人以前初無人言只道叅議
役法及蒙擢為學士後便為朱光庭王岩叟賈易韓川
趙挺之等攻擊不已以至乞郡語言巧加醞釀謂之誹
謗未及試院先言任意取文雖聖主知臣無罪然臣竊
自惟蓋緣賦性剛拙議論不隨而寵祿過分地勢親迫
故致紛紜亦理之當然也臣只欲堅乞一郡則是辜負

聖知上違恩旨欲黜而不乞則是與臺諫為敵不避其鋒勢必不安今既未許請郡臣亦不敢遠去左右只乞解罷學士除臣京師閑慢差遣如秘書監國子監祭酒之類或乞只經筵供職庶免衆人側目可以少安三月呂公著為司空同平章軍國事仍一日三赴經筵二日一朝因至都堂議事呂大防純仁制蘓軾草也是夕軾對于內東門小殿既承旨太皇太后曰有一事要問內翰前年任何官職軾曰汝州團練副使曰今為何官曰

臣備員翰林學士曰何以至此曰遭遇陛下曰不關老
身事軾曰必是出自官家曰亦不關官家事軾曰豈大
臣薦論耶曰亦不關老臣事軾驚曰臣雖無狀必不別
有關請曰久待學士如此是神宗皇帝之意當有飲食
而停箸看文字則內人必曰此蘓軾文字也皇帝忽時
稱曰奇才奇才但未及用學士而上仙耳軾哭失聲太
皇太后與上左右皆泣已而命坐賜茶曰內翰直須盡
心事官家以報先帝知遇軾拜而出撒金蓮炬送歸院

尚書劉摯守中書侍郎王存守尚書左丞胡宗愈為尚書右丞孫覺為御史中丞石司諫劉安世進對太皇太后問近日差除如何安世等曰朝廷用人皆叶輿望惟胡宗愈公議以為未允太后曰且徐觀其所為退言宗愈不可居本轄之任乞寢新命授以外官彭汝礪為中書舍人范祖禹為起居舍人五月辭免從傳堯俞為吏部侍郎王覲為右諫議大夫月四五月翰林蘓軾侍郎蘓轍同廷對歐陽棐為著作郎實錄院檢討尋罷黃庭堅

依舊著作郎御史趙挺之言其奸回有是命王覲論胡
宗愈不當落職與外任太皇太后手詔皇帝嗣位于茲
四年華夷來同天地並應而皇太妃以恭儉之德鞠育
之恩雖冊以時奉行而情又疑有未稱皇帝有祖宗之
奉尊無二上而吾推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其推天下之
養以慰人子之心當下禮部太常寺討論如于典故有
褒崇未盡令開具以聞七月丙寅翟思為殿中侍御史
從蘓軾等舉也詔遇災傷放稅六分已下其帶納欠負

即隨放稅分數催納若放稅七分已上并行倚閣八月
王彭年為監察御史從孫覺盛陶舉也知齊州王岩叟
為起居舍人三年九月侍讀蘇軾錄邇英閣進讀寶訓
之文以進第

轍作軾墓誌云嘗讀寶訓因及時事歷言
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北流

而強之使東夏人寇鎮戎殺死幾萬人帥臣掩蔽不聞
朝廷亦不問事事如此恐成衰亂之漸當輔者恨之

李常為御史中丞御史中丞孫覺引疾求罷

九月

十月李

常充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康為著作郎兼侍講康初免
喪即召用之十二月劉攽守中書舍人閏十二月鄆州

州學教授周橈罷歸吏部用劉安世蘓軾言也致仕范
鎮卒蘓軾上章言太宗殿庭畜馬云天下之衆非如養
馬可置之殿庭當廣任忠賢以為耳目若忠賢疎遠諂
佞在傍則民之疾苦無由上達因陳二世勝廣後主隋
兵渡江事云近來邊將奏報不實此風漸不可長御史
李常言蘓軾進讀寶訓奏邊將欺弊事乞根究以正典
刑詔戶部裁省浮費甲寅太皇太后宣諭輔臣曰今來
官冗自宰執以下恩澤皆有減損本家亦須裁定要自

上始則均一矣公著曰此盛德之事當究本末以聞已而詔曰官冗之患從來尚矣流弊之極是萃于今以關計員至相倍蓰苟非裁損入流之數無以澄清取士之源吾今自以渺身率先天下永惟臨御之始常敕有司蔭補私親舊無定限自惟德薄敢配前人已詔家庭之恩止從母后之比今當又損以示必行忠義之士當識此誠各罔內顧之心共成節約之制今後每遇聖節大禮生辰合得親屬恩澤並裁減皇太后皇太妃准此韓

忠彥蘓轍奏節用裕民請自宮禁始詔諸路監司勿薦
侍從官以上及帥臣從左司諫韓川請也四年劉安世
言謝景溫差除不當二月景溫除知鄆州二月知潞州
梁燾為左諫議大夫王子韶為太常少卿劉安世言子
韶資性儉佞熙寧士大夫十鑽之稱目子韶為衙內鑽
以其造請公卿之門不憚寒暑也交權要子弟巧于自
媒如錐之利乞放還誤恩三月劉攽卒右丞胡宗愈知
陳州丁亥詔罷春宴劉安世李常以旱災請從其言也

給事中趙君錫奏蘓軾乞外任除知杭州聖恩優渥待之不替而中外之望缺然解體何者軾之文追攀六經蹈藉班馬自成一家之言國朝以來惟楊億歐陽修及軾數人而已今軾飄然去國則儉人邪黨必謂朝廷稍厭直臣奸人且將乘隙浸尋復進實係消長之機軾領遠藩承流牧民亦足發其所存但所施有限所利未廣豈若使之在朝用其善言天下蒙福聽其讜論則聖心開益行其詔令則四方風動奸邪寢謀善類益進伏望

收還所除新命復留禁林仍侍經幄以成太平之基四月梁燾對延和殿春夏屢陰不雨皆人主猶豫不斷之象願面詔大臣協忠決疑無留政事方皇帝富于春秋太后保佑聖躬制政簾幄易以蒙蔽願正紀綱明法度採用忠言講求仁術坐使明恩實惠徧及四方望皇帝陛下時親政事將來臨御獨斷練熟機務太皇太后年來中外進呈文字常同商量官家出意裁決皆有聖斷燾對曰聖德日新天下幸甚此太后保佑之功也願官家

更進聖學日課經史熟記寶訓故事用之集賢校理李
德芻為都官員外郎司諫吳安詩言其往在宗正寺憑
藉安石氣焰御史翟思言詔德芻依舊校書郎范祖禹
上言正君心

見輔
導門

四月李常等俱罷補外坐不言蔡確

或不草蔡確責詞故出之孫升賈易為殿中侍御史徐
州教授程師道候太學正缺日差從左諫議梁燾薦也
秋范純仁罷相坐營救蔡確言之也吳處厚論蔡確事

見第二
十八卷

王岩叟為樞密都承旨黃庭堅為集賢校理詔

河中鳳翔邠經自今並選差守臣從彥博請也詔郡縣
考課優等人令三省考察任使從梁燾請也詔郡縣黷
轍等為賀遼國生辰使九月辛巳詔大享明堂范純仁
知穎昌府詔依大禮令賜物外加賜器幣二百五十疋
兩十月朱光庭為右諫議大夫梁燾為御史中丞劉安
世為左諫議大夫韓川為侍御史司馬康為左正言兼
侍講川康皆辭免從之十一月孫固知樞密院事劉摯
守門下侍郎傳堯俞守中書侍郎己丑太后手詔曰三

朝盛禮會見王公羣臣造庭奉觴上壽皇帝臨御五載
恭以端莊慶集惟新受朝饗吾總機務協助政綱克享
治安而每懷抑畏今有司乃欲以天聖故事御會慶殿
稱賀之頌惟菲涼豈敢比隆于先后其在典法亦當稽
合於常觀是日皇帝致賀于禁中羣臣奉表于東廡足
以顯邦家之慶而形孝謹之風何必朝外乃為禮來年
正月一日更不御殿受賀上壽候皇帝御殿禮畢百官
並內東門拜表前此尚書禮部乃檢書天聖章獻明肅

皇太后元日御會慶殿受皇帝奏賀上壽及宰相百官
契丹使以下起居稱賀之儀為請故有是詔劉安世范
祖禹論禁中求乳母事蘓軾言浙江災傷十二月諫議
大夫劉安世上章言禁中求乳母事云或者之論乃謂
陛下稍疎先王之經典浸近后庭之女寵此聲流播實
損聖德五年春錄石介子師中為郊社齋即從劉摯韓
忠彥孫固之請也二月豐稷為起居舍人孫升為侍御
史三月楊畏為監察御史安世先庭力攻之翰林蘓轍

言去冬無雪今歲春夏時雨絕少願陛下舉行祖宗故事詔有司罷朝會避正殿損常膳令百官吏民皆得上封事指時政闕失丁巳詔曰朕奉承統業于今五年臨御崇高未達庶政夙夜祇承惕厲若涉淵冰常恐德之弗類無以下慰民望上當天心今者冬雪不効春雨弗若逮此孟夏旱災如焚麥不充食禾未出土歲事漂漂民且狼顧雖禱祀備至神莫之答惟省循自克則災或可消意者政令寬弛吏或為害而莫之懲歟役賦失當民

病于事而莫之察歟忠言有壅而未達賢才有抑而未
用歟念之雖動行則未至昭明恐懼之誠意庶幾陰陽
之不違可自今月二十三日後減常膳不御前殿及將
來五月一日罷文德殿視朝上奉東朝深愧帝珍之日
闕下臨庶尹尤冀嘉言之上聞苟利于人其無不可蘓軾
之詞也四月范純仁知延安趙高知太原尋易之韓川
為中書舍人五月王岩叟為龍圖閣待制樞密都承旨
張舜民為殿中侍御使楊康國為監察御史楊畏罷為

工部員外劉安世為中書舍人蘓軾為御史中丞朱光庭為給事中劉唐老為右正言司馬康為左司諫楊康國為殿中侍御史張舜民辭免賈易為國子司業充殿中侍御史尋又改淮南提點刑獄八月劉摯大防等爭

吏額事

見黨事門

朱光庭改亳州劉安世提舉崇福宮皆為

鄧伯溫也次年正月仍為給事中梁燾亦出知鄭州范純仁為給事中王岩叟權知開封府楊康國為左司諫孔仲武兼侍讀岑象求為殿中侍御史黃廬為樞密都

丞旨殿中侍御史言不當使之居要近蘓轍言太皇太后陛下深處帷幄耳目至少惟有臺諫官數人若聽執政得自選擇不公選正人而用之恐天下安危莫達于前而朝廷之勢殆矣惟陛下留神省察徐君平虞策並為監察御史蘓轍鄧溫伯薦尚書右丞許將知定州以中丞蘓軾言也上官均罷知廣德軍以均營救許將中丞蘓轍御史岑象求奏也六年春御史孫升為起居舍人蘓軾為吏部尚書杭州召也劉安世為中書舍人尋

改樞密丞旨正月劉摯為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王岩叟
充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蘓轍為中大夫守尚書
右丞蘓軾為翰林學士丞旨趙君錫為御史中丞丁未
石司諫楊康國奏臣僚彈奏尚書右丞蘓轍不可為執
政者其事有六陛下不以為過此恐陛下以轍兄弟並
有文學所以眷獎之厚而用轍之堅也陛下豈不知王
安石章惇呂惠卿蔡確亦有文學乎而所為如此若謂
蘓轍兄弟無文學則非也蹈道則未也其學乃學為儀

秦者也其文章務馳騁好作為縱橫排闔無安靜理致亦類其為人也比王安石則不及當與章惇蔡確呂惠卿相上下其為美麗浮歌侈艷小詞則並過之雖轍亦不逮其兄矣兄弟由此故多得名于戚里中貴人之家其學如此安足為陛下謀主體斷國論與共熙緝天下之事哉辛亥簽書樞密院事王岩叟奏事罷留身曲謝太皇太后諭曰知卿才望故不次用卿便宜盡心以報朝廷岩叟曰臣久去言路不得款對清光今欲少陳區

區幸垂聽問何事岩叟曰陛下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凡所更改悉合人心朝廷清明天下安靜百姓無怨歎之聲此成效也願信之不疑守而毋失則宗社千萬世之福也但願每于用人之際更加審察蓋邪正難辨用之一差治亂所繫固有外與衆同而中懷異趨不以今日之事為然者惟伺間隙以幸反覆此等不可一日容于朝太后曰此事裏面常說與官家因少進曰陛下今日進聖學者正謂要理會邪正二字正人在朝則朝廷安

人君無過舉則下有平治之理一邪人進朝廷便有不
安之象非為一人遂致此也蓋其類應之者衆蒙蔽人
主無由得知不覺養成禍患耳太皇太后甚然之又曰
或聞曾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果然如此
乃誤陛下之言不可聽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惟
說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成泰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則
成否小人既進君子不與之爭進惟自引去君子既去
小人競進則危亂之機也不可不慎願陛下常用心於

此太后曰會得岩叟乃退前知杭州蘓軾言浙西二年水災蘓湖為甚雖訪聞已詳而百聞不如一見自下塘路由湖入蘓目覩積水未退伏望聖慈察臣微誠垂憐一方特賜旨揮發運司依元降旨揮除已截撥二十萬石外更乞兌撥三十萬石與浙西諸州充出糴借貸如發運司去年元不收糴即乞一面截留上供米五十萬石却令發運司將椿錢一百萬貫候今年秋熟日收糴填還若朝廷不以臣言為然待饑饉疾疫大作方行賑

濟亦恐不及于事鄭雍為右諫議大夫右丞蘓軾押入
視事賈易為侍御史葉伸為殿中侍御史伸請補外詔
別有差遣安鼎為監察御史姚勔為右正言庚戌邇英
進讀寶訓至除彭乘為起居舍人事龍圖閣直學士前
知杭州蘓軾言臣近奉詔書及聖旨不許辭免學士承
旨恩命及乞郡事臣已于第三次奉乞除臣楊越陳蔡
一郡去訖竊慮區區之誠未能遽回天意須至盡露本
心重干天聽陛下即位起臣于貶所不及一年備位禁

林遭際之異古今無比臣每自惟昆蟲草木之微無以報天地生成之德惟有獨立不倚知無不言可以少報萬一始緣銜前差顧利害與孫永傳堯俞韓維爭議因與司馬光異論光不以斯怒臣而臺諫諸人逆探光意遂與臣為仇臣又素疾程頤之奸未嘗假以色詞故頤之黨人無不側目自頤等廢黜大奸數人而餘黨尤在要近陰為之地特未發耳小臣周橦乃敢上疏乞用王安石配享以常試朝科橦草芥之微敢建此議必有陰

主其事者是以上書逆折其奸鋒乞重賜行遣以破小
人之謀自此黨人尤加忿疾其后又于經筵極論黃河
不可回奪利害比上疏爭之遂大失執政意積此數事
恐別致患禍又緣臂痛目昏所以累求補外俯伏思念
自忝禁近三年之間臺諫官臣者數四只因發策草麻
羅織言語以為謗訕本無疑似自加誣執其間曖昧譖
愬陛下不察其無實而不降去者又不知其幾何矣若
非二聖仁照洞見肝膈則為黨人所傾首領不保豈敢

望如先帝之赦臣早自出知杭州二年粗免人言中間
法外刺配顏章顏益二人蓋公私積弊事不獲已陛下
亦已赦臣而言者不赦論奏不已其意豈謂顏章等哉
以此知黨人之意未嘗一日不在傾臣洗垢求瑕止得
此事今者忽蒙聖恩召還擢用又除臣弟轍為執政此
二事皆非大臣命意竊計黨人必大猜忌磨厲以須勢
必如此聞命悸恐以福為災即日上章辭免乞郡行至
中路果弟轍為臺諫所攻殿出解宇待罪又蒙陛下委

曲照見情狀方獲保全臣之剛愎衆所共知黨人猜忌
甚于弟轍豈敢以衰病之軀復犯其鋒雖自知無罪可
言而今之言者豈問是非曲直竊謂人主之待臣子不
過公道以相知黨人之報怨嫌必為巧發而陰中臣豈
敢恃二聖公道之知而傲黨人陰中之禍所以不避繁
瀆自陳入仕以來進退本末欲陛下以臣危言危行獨
立不回以犯衆怒者所來遠矣伏望聖慈察臣至誠特
賜旨揮執政檢會屢奏只作親嫌回避早除一郡若朝

廷不以臣不才猶欲驅使或除一重難邊郡臣不敢辭
避報國之心死而後已惟不願居禁近使黨人猜疑別
加陰中也六月梁燾知鄭州因日食奏言臣聞日者衆
陽之長人君之象以清明溥照為德而不容侵蔽欺掩
今又食五月之朔為變亦甚矣願陛下思所以消變之
理而消變之速莫如修德修德之要莫如進學伏望屏
遠聲色披繹經史宮中清燕熟復前代治亂之要退朝
之餘經筵之外間召講讀侍臣咨訪論議又奏太后曰

日災之應主弱臣強下凌上替陰侵陽之謂也宜舉三
務以消之早正宮中之位以為內助願陛下外飾政事
以申主道勸上進學以強君德丙辰呂大防言昨得御
前劄子以蘓軾撰上清儲祥宮碑頌示修宮費用以出
自禁中此事近臣知之而外庭鮮有知者因此令中外
其知甚便太后宣諭曰上清儲祥宮本先帝所建意為
皇嗣今來正欲成其願凡百費用皆本殿收入錢物應
制無分毫侵損國用比來有一二言者皆不知也八月

范百祿轉對言三事云盡祖宗典故效先王陳迹幸太學可以美文明之化採衆言可以知天下之事嚴大祀可以臻上神之祐而致四時之和惟芻蕘不以賤廢庶幾塵路或有補云趙君錫言蘓軾題詩事太后曰軾將此事誣軾先帝三月上仙軾五月題詩猥云軾別有意似此何可當顯是捃拾初賈易言君錫想被易使之韓忠彥曰君錫素無執持王岩叟曰君錫雖無執持亦非助惡之人今罷去士論亦惜其風望進退人太速陛下

尤所當慎曰極當慎也須求老成忠彥曰宜擇忠厚岩
叟曰須得中道者用之乃善閏八月左朝請郎梓州路
轉運判官董敦逸左朝請郎黃慶基並為監察御史敦逸
永豐人辛亥詔曰朕承至尊休德托于王公之上蒙成
慈訓海內晏安恭惟太皇太后有聖德之徽懿居天下
之崇高保佑朕躬功及宗社人神俱歸天地並貺稽歲
甲還相之次當慶符本始之辰仰贊壽祺用致誠祝昔
在神考有奉光獻之禮嘗以此懇請再三興言傷財面

誠悉罷永惟大德之報方求尊安之祿此苟不圖將何
以示孝敬于萬方而達至感于神明乎其以元祐七年
太皇太后本年歲旦齋在令及天下州軍在城僧尼道
士女冠一日內在京于中太上清儲祥集禧建炎醴泉
萬壽等六處宮觀大相國寺十禪院自正旦日各用僧
道開建道場七晝夜宮觀罷散闕被露肝胆冒聞聖慈
致陛下每有宣諭必以不喜管事為言常欲安靜此聖
意之本也臣未嘗一日不思切惟淵衷遠慮深識用臣

前言自識時矣乞檢會前奏早賜詔旨歸斷人主以全大功不及言先帝大臣多以材進可稍復用委以別都名藩以全終始壬申起居舍人呂陶言伏覩邇英閣講讀罷臣僚退有願臨呂希哲再留奏事臣不復豫聞竊謂起居之職記人主言動凡講讀官有所奏陳或陛下宣荅訪聞皆須載錄修為信史今乃不得預聞臨等所奏深恐于分守未安伏望特降睿旨今後講讀罷有臣僚再留奏請並許記注官侍立所貴操筆不致闕畧從

之是月左僕射呂大防以疾懇求罷政太后宣諭曰主上富于春秋相公未可去位更少俟歲月吾亦就東朝矣大防乃不敢復起視事八年二月兵部員外郎崇政殿說書呂希哲為右司諫希哲固辭之蘓軾在邇英見希哲除命戲謂希哲曰法筵龍象當觀第一義希哲退而不應謂范祖禹曰若辭不獲命當以楊畏為首時畏方在言路以險詐示任故希哲云耳七月丙子朔觀文殿學士大中大夫范純仁為通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

中書侍郎純仁自至潁昌即入對延和尋有是命純仁辭至七不允又遣中使促純仁就位及入謝太后宣諭曰相公且與呂大防等同心協力又曰人言相公必先進王覲彭汝礪如何純仁曰此人望陛下早用之他日又謂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章獻明肅垂簾時惟勸章肅盡母道及仁宗親政又勸仁宗盡子道可謂忠臣公名望衆人所歸必能繼紹前人純仁頓首謝曰臣不肖何足當陛下獎勸委任之意然不敢不勉八月

丙午辛酉太后有疾上不視事壬戌呂大防范純仁蘓轍鄭雍韓彥忠劉奉世入崇慶殿問聖體大防等言元豐五年神宗皇帝服藥常除在京及畿內罪人太皇太后曰莫不消如此大防曰元豐中神宗皇帝自以聖躬服藥降此指揮今上為太后于體尤順上曰依故事前此凡奏事止未嘗處分至是上以太皇太后意在謙抑故有此宣諭

太平治迹統類卷十八